

卷四

書名 毛詩註疏二十卷
 撰者 漢 毛亨 傳, 漢 鄭玄 箋, 唐 陸德明 音義, 唐 孔穎達 疏
 卷 卷四
 內容分類 經 詩 唐
 索書號 經部-彙刻-1
 編號 A1457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A1457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經部-彙刻-1](#)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毛詩註疏二十卷](#)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毛詩註疏卷第一

一之一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國風

周南關雎詁訓傳第一

陸德明音義曰周南周者代名其地在禹貢雍州之域岐

山之陽於漢屬扶風美陽縣南者言周之德化自岐
 陽而先被南方故序云化自北而南也漢廣序又云
 文王之道被於南國是也○關雎七兮反依字且邊
 且音子餘反旁或作鳥故訓舊本多作故今或作
 語音古又音故傳音直戀反素詁故皆是古義所以
 兩行然前儒多作詁解而章句有故言郭景純注爾
 雅則作釋詁樊孫等爾雅本皆
 為釋故今宜隨本不煩改字

疏

正義曰關雎者詩篇之名既以關雎

禮行知果實必苞之者尚書曰厥苞橘柚橘柚在苞
明果實皆苞之曲禮註云苞苴裹魚肉不言苞果實
者註舉重而畧之此苞之所通曲禮註云或以葦或
以茅故既夕禮云葦苞二野有死麕白茅苞之是或
葦或茅也

木瓜三章章四句

衛國十篇三十四章二百四句

毛詩註疏卷第三之三之三

毛詩註疏卷第四

四之一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國風

王黍離詁訓傳第六

陸曰王國者周室東都王城畿內之地在豫州今之洛陽是也

幽王滅平王東遷政遂微弱詩不能復雅下列稱風以王當國猶春秋稱王人

王城譜

王城者周東都王城畿內方六百里之地正義曰車攻序云復會諸侯於東都謂王城也

也周以鎬京為西都故謂王城為東都王城即洛邑漢書地理志云初洛邑與宗周通封畿東西長南北短短長相覆千里韋昭云通在二封之地共千里也臣瓚按西周方八百里入八六十四為方百里者六

十四東周方六百里六六三十六為方百里者三十
 六二都方百里者百方千里也秦譜云橫有西周畿
 內八百里之地是鄭以西都為八百東都為六百其
 言與贊同也鄭志趙商問定四年左傳曰曹為伯甸
 言爵為伯服在甸按曹國實今定陶去王城六七十
 里甸服在二服去王城一千五百里亦復不合敢問
 其故答曰東都之畿方六百里半之三百里定陶去
 王城八百里有餘豈六七百也除畿內三百里又侯
 五百里定陶在外何謂之不合以子魚言為伯甸本
 其始封而在甸服明東都六百初則然矣西都初則
 亦入百相通可知周禮每言王畿千里者制禮設法
 據方圓而言其實地形不可如圖也蓋以西都先王
 所居東都貢賦所均不可並為二畿故通數之共為
 千里○其封域在禹貢豫州太華外方之間○正義
 曰禹貢云荆河惟豫州注云州界自荆山而至于河
 而王城在河南洛北是屬豫州也太華即華山也外
 方即嵩高也地理志華山在京兆華陰縣南外方在
 潁川嵩高縣則東都之域西距太華東至於外故



云之間○非得河陽漸冀州之南○正義曰僖二十
 五年左傳稱襄王賜晉文公陽樊溫源之田晉於是
 始啓南陽杜預云在晉山南河北故曰南陽是未賜
 晉時為周之畿內故知非得河陽夏官職方氏云河
 內曰冀州知河北之地漸冀南境也○始武王作邑
 於鎬京謂之宗周是為西都○正義曰文王有聲云
 宅是鎬京武王成之是武王作邑於鎬京也正月云
 赫赫宗周謂鎬京也後平王居洛邑亦謂洛邑為宗
 周祭統云即宮于宗周謂洛邑也以洛邑謂東都故
 謂鎬京為西都○周公攝政五年成王在豐欲宅洛
 邑使召公先相宅既成謂之王城是謂東都今河南
 是也○正義曰洛誥云周公曰予惟乙卯朝至于洛
 師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
 惟洛食注云我以乙卯日至於洛邑之眾觀召公所
 卜之處皆可長久居民使服田相食瀍水東既成名
 曰成周今洛陽縣是也召公所卜處名曰王城今河
 南縣是也則成周洛邑同年營矣書傳云周公攝政
 五年營成周則知此二邑皆五年營之也成王在豐

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書序文彼注云欲擇土中
建王國使召公在前視所居者王與周公將自後往
也武王已都鎬京成王尚云在豐者豐有文王廟將
行就告之故召誥云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注云於
此從鎬京行至於豐就告文王廟是也此王城於漢
時爲河南縣也。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今洛
陽是也。正義曰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亦書
序文也地理志河南郡有洛陽縣周公遷殷頑民是
爲成周是也。成王居洛邑遷殷頑民於成周復還
歸處西都。正義曰洛誥云戊辰王在新邑烝是成
王居洛邑也書序云成周既成遷殷頑民注云此皆
士也周謂之頑民無知之稱是遷殷頑民於成周
也周本紀云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其
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之遷九鼎焉而
周復都豐鎬是成王復還歸西都。至於夷厲政教尤
衰十一世幽王嬖褒姒生伯復廢申后太子宜咎奔
申。正義曰周本紀云懿王少王室淫衰郊特性曰
觀禮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自夷王始昭



二十六六年左傳曰至於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
王於蕤是王室之衰始於懿王至於夷厲政教尤衰
也十一世者以言武王作邑因據武王數之周本紀
云武王崩子成王誦立崩子康王釗立崩子昭王瑕
立崩子穆王滿立崩子共王瓘扈立崩子懿王囂立
崩共王弟孝王辟方立崩子夷王燹立崩子厲王胡
立崩子宣王靜立崩子幽王宮皇立自武王至幽王
凡十二王除孝王辟方是十一世也本紀又云幽王
三年嬖褒姒生伯服幽王欲廢太子太子母申侯女
而爲后幽王得褒姒愛之欲廢申后并去太子用褒
姒爲后以其子伯服爲太子鄭語云王嬖褒姒使至
於爲后而生伯服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
是申后見廢太子奔申王欲於申求之故韋昭云太
子時奔申也。申侯與犬戎攻宗周殺幽王於戲。○
正義曰周本紀云幽王之廢后去太子也申侯怒乃
與緄西夷犬戎共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
遂殺幽王麗山下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魯語里革
對成公云幽王滅於戲孔晁曰戲西周地名史記云

麗山國語言於戲則是麗山之下有地名戲皇甫謐云今京兆新豐東二十里戲亭是也潘岳西征賦述幽王之亂滅云軍敗戲水之上身死麗山之北則戲亦水名韋昭云戲山名非也。晉文侯鄭武公迎宜咎于申而立之是為平王以亂故徙居東都王城。正義曰鄭語云晉文侯於是平定天子隱六年左傳稱周桓公言於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地理志幽王敗桓公死其子武公與平王東遷周本紀云於是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咎是為平王地理志云幽王淫褒姒滅宗周子平王東居洛邑鄭所據之文也。於是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貶之謂之王國之變風。正義曰於時王室雖衰天命未改春秋王人之微猶尊矣言與諸侯無異者以其王爵雖在政教纔行於畿內化之所及與諸侯相似故言無異也詩者緣政而作風雅繫政廣狹故王爵雖尊猶以政狹入風此風雅之作本自有體猶而云貶之謂之風者言作為雅頌貶之而作風非謂採得其詩乃貶之也鄭志張逸問平王微



弱其詩不能復雅厲王流於彘幽王滅於戲在雅何答曰幽厲無道酷虐於民以強暴至於流滅豈如平王微弱政在諸侯威令不加於百姓乎其意言幽厲以酷虐之政被於諸侯故為雅平桓則政教不及畿外故為風也言王國變風者謂以王當國故服虔云尊之猶稱土猶春秋之玉人稱王而列於諸侯之上在風則卑矣已此列國當言周而言王則尊之故題王以當國而敘以實應故每言閔周也周本紀云平王即位五十一年崩太子泄父早死立其子林是為桓王二十三年崩子莊王他立十五年崩維此三王有詩耳黍離序云閔周室之顛覆言鎬京毀滅則平王時也君子行役及揚之水葛藟皆序云平王是平王詩矣君子陽陽中谷有雉居從可知免爰序云桓王則本在葛藟之下但簡札換處失其次耳免爰旣言桓王舉上以明下明采葛大車從可知矣采葛箋云桓王之時政事不明即莊王詩明矣故鄭於左方中有麻序云莊王不明即莊王詩明矣故鄭於左方中以此而知皇甫謐云平王時王室微弱詩人怨而為

刺今王風自黍離至中谷有推五篇是也桓王失信禮義陵遲男女淫奔讒僞竝作九族不親故詩人刺之今王風自兔爰至大車四篇是也如謚此言以葛藟為桓王之詩今葛藟序云平王則謚言非也定本葛藟序云刺桓王誤也王詩次在鄭上譜退幽下者欲近雅頌與王世相次故也

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

詩也 **宗周** 鎬京也謂之西周周王城也謂之東

周幽王之亂而宗周滅平王東遷政遂微弱下列

於諸侯其詩不能復雅而同於國風焉 ○離如字說文作穉

過古臥反又古禾反覆芳服反彷徨皇反徨音皇鎬胡老反復扶又反而同於國風焉崔集注木此



下更有猶尊之故稱 **疏** 黍離三章章十句至是詩也今詩本皆無 ○正義曰作黍離詩者言

閔宗周也周之大夫行從征役至于宗周鎬京過歷故時宗廟宮室其地民皆墾耕盡為禾黍以先

王宮室忽為平田於是大夫閔傷周室之顛墜覆敗彷徨省視不忍速去而作黍離之詩以閔之也

言過故宗廟則是有所適因過舊墟非故諸宗周也周室顛覆正謂幽王之亂王室覆滅致使東遷

洛邑喪其舊都雖作在平王之時而志恨幽王之敗但主傷宮室生黍稷非是追刺幽王故為平王

詩耳又宗周喪滅非平王之咎故不刺平王也彷徨不忍去敘其作詩之意未必即在宗周而作也

言宗周宮室盡為禾黍章首上二句是也閔周顛覆彷徨不忍去三章下八句是也言周大夫行役

至於宗周敘其所傷之由於經無所當也 **宗** 周至風焉 ○正義曰鄭先為箋而復作譜故此箋

與譜大同周語云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是鎬京謂之西周也即知玉城謂之東周也論語孔子

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注云據時東周則謂成周爲東周者以敬王去王城而遷於成周自是以後謂王城爲西周成周爲東周故昭二十二年王子猛入于王城公羊傳曰王城者何西周也二十六年天王入于成周公羊傳曰成周者何東周也孔子設言之時在敬王居成周之後且意取周公之教頑民故知其爲東周據時成周也此在敬王之前王城與鎬京相對故言王城謂之東周也同本紀云平王東徙洛邑避戎寇平王之時周室微弱諸侯以強并弱齊楚秦晉始大政由方伯是平王東遷政遂微弱論語注云平王東遷政始微弱者始者從下本上之辭遂者從上嚮下之稱彼言十世希不失矣據末而本初故言始也此言天子當爲雅從是作風據盛以及衰故言遂也下列於諸侯謂化之所及纔行境內政教不加於諸侯與諸侯齊其列位故其詩不能復更作大雅小雅而與諸侯同爲國風焉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

傳

彼彼宗廟宮室

變

云宗廟宮室

毀壞而其地盡爲禾黍我以黍離離時至稷則尚苗

行邁靡靡中心搖搖

傳

邁行也靡靡猶遲遲也搖搖

憂無所愬

變

云行道也道行猶行道也

○搖音遙 愬蘇路反 知

我者謂我心憂

變

云知我者知我之情不知我者謂

我何求

變

云謂我何求怪我久留不去悠悠蒼天此

何人哉

傳

悠悠遠意蒼天以體言之尊而君之則稱

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闕下則稱旻天自上

降鑒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

變

云遠

乎蒼天仰愬欲其察已言也此亡國之君何等人哉
疾之甚○蒼天本亦作倉采郎反爾雅云春為蒼天

○莊子云天之蒼蒼其正色耶昊胡老反夏為

昊天旻密巾反**○**彼離至人哉○正義曰鎬京宮室

閔也秋為旻天**○**毀壞其地盡為禾黍大夫行役見

而傷之言彼宗廟宮室之地有黍離離而秀彼宗廟

宮室之地又有稷之苗矣大夫見之在道而行不忍

速去遲遲然而安舒中心憂思搖搖然而無所告訴

大夫乃言人有知我之情者則謂我為心憂不知我

之情者乃謂我之何求乎見我久留不去謂我有何

所求索知我者希無所告語乃訴之於天悠悠而遠

者彼蒼蒼之上天此亡國之君是何等人哉而使宗

廟丘墟至此也疾之太甚故云此何人哉**○**彼彼

宗廟宮室○正義曰序云宗廟宮室盡為禾黍故知

彼黍彼稷是宗廟宮室之地黍與稷也作者言彼黍

彼稷正謂黍稷為彼耳傳言彼宗廟宮室者言彼宗

廟宮室之地有此黍稷也**○**宗廟至尚苗○正義

曰言毀壞者以傳文質略嫌宗廟尚存階庭生禾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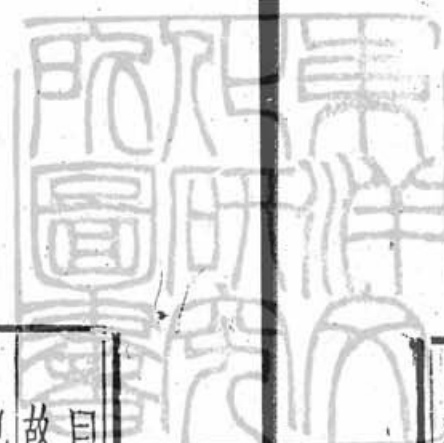
故辨之湛露傳曰離離垂然則黍離亦謂秀而垂

也黍言離離稷言苗則是黍秀稷未秀故云我以黍

離離時至稷則尚苗苗謂禾未秀出車云黍稷方華

則二物大時相類但以稷比黍黍差為種故黍秀而

稷苗也詩人以黍秀時至稷則尚苗六月時也未得



視天形穹隆而高其色蒼蒼故曰穹蒼是蒼天以體言之也皇君也故尊而君之則稱皇天昊天大貌故言其混元之氣昊天廣大則稱昊天昊天閔也言其以仁慈之恩覆閔在下則稱昊天從上而下視萬物則稱上天據人遠而視之其色蒼蒼然則稱蒼天然以經傳言天其號不一故因蒼天而總釋之當有成文不知出何書釋天云春為蒼天夏為昊天秋為昊天冬為上天李巡曰春萬物始生其色蒼蒼故曰蒼天夏萬物盛壯其氣昊天大故曰昊天秋萬物成熟皆有文章故曰昊天冬陰氣在上萬物伏藏故曰上天郭璞曰昊天猶愍也愍萬物凋落冬時無事在上臨下而已如爾雅釋天以四時異名此傳言天各用所宜為稱鄭君和合二說故異義天號今尚書歐陽說春曰昊天夏曰蒼天秋曰昊天冬曰上天爾雅亦云古尚書說與毛同謹按尚書堯典羲和以昊天總勅以四時故知昊天不獨春也左傳夏四月孔丘卒稱曰昊天不弔非秋也玄之聞也爾雅者孔子門人所作以釋六藝之言蓋不誤也春氣博施故以廣大言之夏氣



高明故以遠大言之秋氣或生或殺故以閔下言之冬氣閉藏而清察故以監下言之皇天者至尊之號也六藝之中諸稱天者以情所求之耳非必於其時稱之浩浩昊天求天之博施蒼天蒼天求天之高明昊天不弔求天之生殺當得其宜上天同雲求天之所為當順其時也此之求天猶人之說事各從其主耳若察於是則堯命羲和欽若昊天孔丘卒稱昊天不弔無可怪耳是鄭君和合二說之事也爾雅春為蒼天夏為昊天歐陽說春為昊天夏為蒼天鄭既言爾雅不誤當從爾雅而又從歐陽之說以春昊天夏蒼者鄭爾雅與孫郭本異故許慎既載今尚書說即言爾雅亦云明見爾雅與歐陽說同雖蒼昊有春夏之殊則未知孰是要二物理相符合故鄭和而釋之。此亡國至之甚。正義曰正月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亡國之君者幽王也史記宋世家云箕子朝周過殷故墟城壞生黍箕子傷之乃作麥秀之詩以歌之其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兮彼狡童兮不我好兮所謂狡童者紂也過殷墟而傷紂明此亦傷幽

王但不是主刺幽王故不為雅耳何等人猶言何物人大夫非為不知而言何物人疾之甚也離離彼稷之穗**傳**穗秀也詩人自黍離離見稷之穗

故歷道其所更見○穗音遂更音庚行邁靡靡中心如醉**傳**

醉於憂也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

悠蒼天此何人哉彼黍離離彼稷之實**傳**自黍離離

見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傳**噎憂不能息也知

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

人哉**疏**噎憂不能息○正義曰噎者咽喉蔽塞之

名而言中心如噎故知憂深不能喘息如噎

黍離三章章十句

君子于役刺平王也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

難以風焉○難乃旦反下注同風福鳳反**傳**君子于役二章章八

大夫思其危難謂在冢之大夫思君子僚友在外

之危難君子行役無其度二章上六句是也思其危難下二句是也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傳**云曷何也君子于往行

役我不知其反期何時當來至哉思之甚○曷音寒末反雞

棲于埭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傳**鑿牆而棲日埭云

雞之將棲日則夕矣羊牛從下牧地而來言畜產出

入尚使有期節至于行役者乃反不也

棲音西時如字本亦作

蟬音同爾雅同玉篇時理反鑿牆以棲雞鑿在各反畜許又反

君子于役如之何勿

思變云行役多危難我誠思之

鑿牆而棲曰蟬正義曰釋宮文

也又云雞棲于杙為桀李巡曰別雞所棲之名寒鄉鑿牆為雞作棲曰蟬

君子于役不日

不月曷其有佻傳佻會也

云行役反無日月何時

而有來會期

佻戶括反說文口活反韓詩至也

雞棲于桀日之夕矣

羊牛下括傳雞棲于杙為桀括至也

括古活反弋本亦作代羊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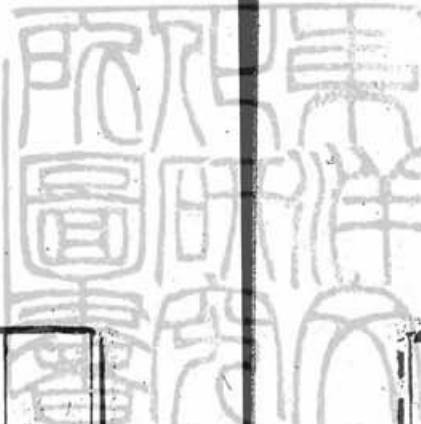
云苟且也且得無飢

反或音羊特反

君子于役苟無飢渴

渴憂其飢渴也

君子于役二章章八句



君子陽陽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為祿仕全身遠害

而已變

祿仕者苟得祿而已不求道行

遠于萬反

疏

君子陽陽二章章四句至而已。正義曰作君子陽陽之詩者閔周也君子之人遭此亂世皆畏懼罪辜招呼為祿仕冀安全已身遠離禍害已不復更求道行故作詩以閔傷之此敘其招呼之由二章皆言其相呼之事。祿仕至道行。正義曰君子仕於朝廷欲求行己之道非為祿食而仕今言祿仕則是止為求祿故知是苟得祿而已不求道行也

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傳

陽陽無所用其心也

簧笙也由用也國君有房中之樂

變

云由從也君子

祿仕在樂官左手持笙右手招我欲使我從之於房中俱在樂官也我者君子之友自謂也時在位有官

職也。音皇其樂只且。云君子遭亂道不行其自樂

此而已。樂音洛注且樂和樂及下章且君子至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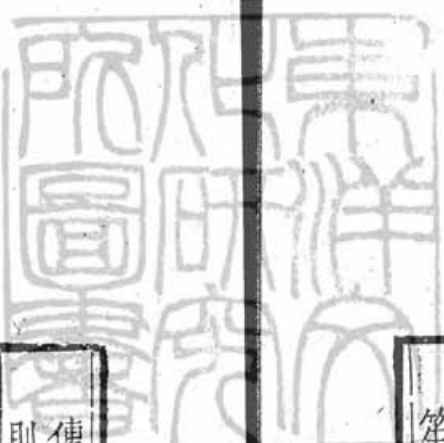
為君子祿仕賤職招呼其友此君子之友陳其呼已之事言有君子之人陽陽然無所用心在於樂官之

位左手執其笙簧右手招我用此房中樂官之位言時世衰亂道教不行其且相與樂此而已。鄭唯以

由為從為異餘同。陽陽至之樂。正義曰言無所用心者史記稱晏子御擁大蓋策四馬意氣陽陽

甚自得則陽陽是得志之貌賢者在賤職而亦意氣陽陽是其無所用心故不憂下傳云陶陶和樂亦是

無所用心故和樂也簧者笙管之中金薄鑠也春官笙師注鄭司農云笙十三簧笙必有簧故以簧表笙



傳以笙簧一器故云簧笙也月令仲夏調笙簧簧

則簧似別器石彼於笙笙篪三器之下而別言簧者

欲見三器皆有簧簧非別器也若然三器皆有簧何

知此非笙篪而必以為笙者以笙師備言樂器有笙

簧鹿鳴云吹笙鼓簧言吹笙則鼓簧是簧之所用本

施於笙言笙可以見簧言簧可以見笙故知簧即笙

非笙篪也此執笙招友欲令在房則其人作樂在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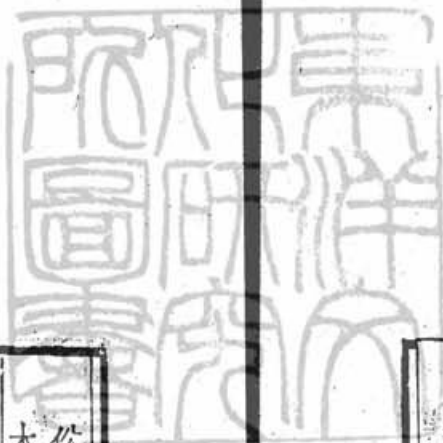
內矣故知國君有房中之樂此實天子而言國君者

以諸侯亦有此樂舉國君以明天子譜云路寢之常樂風之正經天子以周南諸侯以召南是天子諸侯皆有房中之樂也。由從至官職。正義曰釋詁云由從自也俱訓為自是由得為從以招人必欲其從已故易傳也此君子之友說君子招已故言我君子之友自謂也此人於時在位有官職故君子得招之鄭志張逸問何知在位有官職又男子焉得在房答曰房中而招人豈遠乎故知可招者當在位也招之者樂官有祿而無言責苟免時耳路寢房中可用男子是說男子得在房招友之事也斯于箋云宗廟

及路寢制如明堂則天子路寢有五室無左右房矣
 言路寢房中可用男子者此路寢之樂謂路寢之下
 小寢之內作之非於正寢作樂也何則玉藻云君日
 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
 適小寢釋服是路寢以聽政小寢以燕息路寢非燕
 息之所也下箋云欲使從之於燕舞之位以燕言之
 明不在路寢也樂實不在路寢而譜云路寢之樂者
 云路寢房中者以小寢是路寢之下室繫路寢言之
 天官宮人掌六寢之脩注云六寢者路寢一小寢五
 是小寢繫於路寢之事也天子小寢如諸侯之路寢
 故得有君子陶陶左執翽右招我由敖
 左右房陶陶和樂

貌翽翽也翽也云陶陶猶陽陽也翽舞者所持謂

羽舞也君子左手持羽右手招我欲使我從之於燕
 舞之位亦俱在樂官也陶音遙翽徒刀反敖五刀
 反遊也翽徒報反沈徒老反



俗作翽翽於計反燕其樂只且
 本又作宴於見反翽翽也孫炎曰翽舞者所持
 羽也又曰翽翽也郭璞云所持以自蔽翽也然則翽
 訓為翽也翽所以
 為翽故傳并引之

君子陽陽二章章四句

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

怨思焉怨平王恩澤不行於民而久令屯戍不

得歸思其鄉里之處者言周人者時諸侯亦有使

人戍焉平王母家申國在陳鄭之南迫近疆楚王

室微弱而數見侵伐王是以戍之揚如字或作
 楊木之字非屯

徒門反戍束遇反守也韓詩云舍息如字沈息嗣反令力呈反近附近之近或如字數音朔揚之水三章章六句至息焉。正義曰不撫其民三章章首二句是也屯戍母家次二句是也息者下二句是也此三者皆是所怨之息俱出民心故以怨配息而總之。怨平王至戍之。正義曰此刺平王不嫌非是周人而特言周人者時諸侯亦有使人戍焉故言周人以列之諸侯之戍亦由於王諸侯之人所以不怨者時王政不加於諸侯諸侯自使戍耳假有所怨自怨其君故周人獨怨王也車牽白華之序亦云周人但其詩在雅天下為一此則不同列國故須辨之杜預云申今南陽宛縣是也在陳鄭之南後竟為楚所滅故知迫近疆楚數見侵伐是以戍之

揚之水不流束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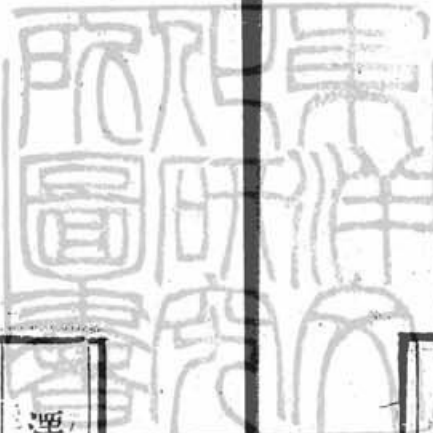
傳

興也揚激揚也

箋

云激揚之水至

湍迅而不能流移束薪興者喻平王政教煩急而恩



澤之令不行于下民

○薪音新激經歷反湍吐端反迅音信又蘇俊反

彼其

之子不與我戍申

傳

戍守也申姜姓之國平王之舅

箋

云之子是子也彼其是子獨處鄉里不與我來守

申是息之言也其或作記或作已讀聲相似

○其音記詩內

皆放此或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箋

云懷安也息

鄉里處者故曰今亦安不哉安不哉何月我得歸還

見之哉息之甚

疏

揚之水至歸哉。毛以為激揚之水豈不能流移一束之薪乎言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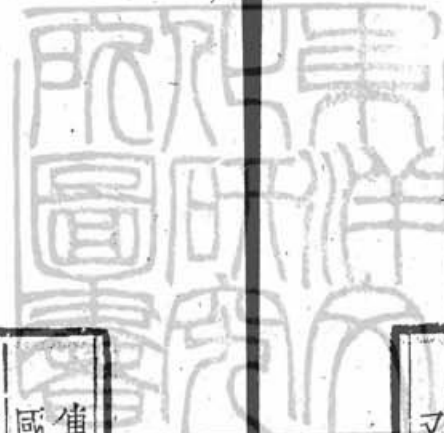
流移之以興王者之尊豈不能施行恩澤於下民乎言其能施行之今平王不撫下民白不為耳非不能也王既不撫下民又復政教頗僻彼其之子在家不與我共戍申國使我獨行偏當勞苦自我之來日月

已久此在家者今日安否哉安否哉何月得還歸見之哉羨其得在家思願早歸見之久不得歸所以為怨鄭唯上二句為異餘同。興也揚激揚。正義曰激揚謂水急激而飛揚波流疾之意也此傳不言興意而鄭風亦云揚之水不流束楚文與此同傳曰激揚之水可謂不能流漂束楚乎則此亦不與鄭同明別為興。懷安至之甚。正義曰釋詁云懷安止也俱訓為止是懷得為安此承不與我戍申之下故知思鄉里處者之安否也役人所思當息其家但既怨王政不均羨其在家處者雖託辭於處者願早歸而見之其實所思之甚在於父母妻子耳。揚之水不流束楚。楚木也甚在於父母妻子耳。

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 甫諸姜也懷哉懷哉曷月

予還歸哉 甫諸姜。正義曰尚書有呂刑之篇禮記引之皆作甫刑孔安國云呂侯後

為甫侯周語云作四岳為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又曰申呂雖衰齊許猶在是申與甫許同為姜姓故



傳曰甫諸姜許諸姜皆為姓與申同也平王母家申國所戍唯應戍申不戍甫許也言甫許者以其同出四岳俱為姜姓既重章以變文因借甫許以言申其實不戍甫許也六國時秦趙皆伯益之後同為嬴姓史記漢書多謂秦為趙亦此類也。揚之水不流束蒲。蒲草也。云

蒲蒲柳。蒲如字孫毓云蒲草之聲不與戍許相協箋義為長今則二蒲之音未詳其異耳。彼

其之子不與我戍許 許諸姜也懷哉懷哉曷月予

還歸哉 蒲蒲柳。正義曰以首章言薪下言蒲楚則蒲楚是薪之木名不宜為草故易傳

以蒲為柳陸璣疏云蒲柳有兩種皮正青者曰小楊其一種皮紅者曰大楊其葉皆長廣似柳葉皆可以為箭幹故春秋傳曰董澤之蒲可

勝既乎今又以為箕籛之揚也

揚之水三章章六句

中谷有雅閔周也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饑饉室家相

棄爾

○雅吐雷反韓詩云荒蔚也廣雅又名益母
飢本或作饑居疑反穀不熟饑音覲蔬不熟

中谷

中谷有雅三章章六句至棄爾。正義曰作中
谷有雅詩者言閔周也平王之時民人夫婦之

恩日日益以衰薄雖薄未至棄絕遭遇凶年饑饉
遂室家相離棄耳夫婦之重逢遇凶年薄而相棄

是其風俗衰敗故作此詩以閔之夫婦日以衰薄
三章章首二句是也凶年饑饉室家相棄下四句

是也夫婦衰薄以凶年相棄假陸草遇水而傷以
喻夫恩薄閔雅之傷於水始則溼中則脩久而乾

猶夫之於婦初已衰稍而薄久而甚甚乃至於相
棄婦既見棄先舉其重然後倒本其初故章首二

句先言乾次言脩後言溼見夫之遇已用凶年深
淺為薄厚也下四句言婦既被棄怨恨以漸而其

初而嘆次而歎後而泣既嘆而後乃歎艱難亦輕
於不淑何嗟及矣是決絕之語故以為篇終雖或



逆或順各
有次也

中谷有雅嘆其乾矣

興也雅離也嘆菸貌陸草生於

谷中傷於水

云興者喻人居平安之世猶離之生

於陸自然也遇衰亂凶年猶離之生谷中得水則病

將死

○嘆呼但反徐音漢說文云水濡而乾也字作
鷓又作灘皆他安反離音佳爾雅又作崔音同

菸於據反何音於說文

有女此離既其嘆矣

此別

也云有女遇凶年而見棄與其君子別離既然而

嘆傷已見棄其恩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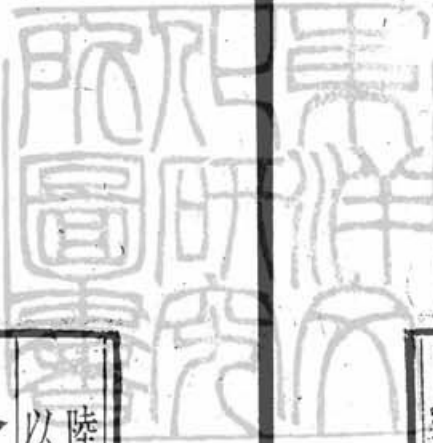
○此四指反徐符鄙反又敷姊
反字林父几扶罪二反慨口愛

反嘆本亦作歎
吐丹反協韻也

既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

艱亦難

也。云所以慨然而嘆者自傷遇君子之窮厄。**疏**中谷
 至難矣。正義曰言谷中之有推草為水浸之曠然
 其乾燥矣以喻凶年之有婦人其夫遇之恩情甚衰
 薄矣推草宜生高陸之地今乃生於谷中為谷水浸
 之故乾燥而將死以喻婦人宜居平安之世今乃居
 於凶年為其夫薄之故情疎而將絕恩既疎薄果生
 分離矣有女與夫別離慨然其長嘆矣所以長嘆者
 自傷逢遇人之艱難於已矣人者斥其夫艱難謂無
 恩情而困苦之。**傳**推離至於水。正義曰釋草云
 崔推李巡曰臭穢草也郭璞曰今荒蔚也葉似崔方
 莖白華華生節間又名益母陸幾疏云舊說及魏博
 士濟陰周元明皆云菴間是也韓詩及三蒼說悉云
 益母故會子見益母而感按本草云益母荒蔚也一
 名益母故劉歆曰推臭穢臭穢即荒蔚也說文云曠
 燥也易曰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文云菸蔕也然則
 由菸死而至於乾燥以曠為菸也釋水云水注川曰
 谿注谿曰谷谷是水之所注推處其中而乾故知以



陸草傷水為喻。**傳**此別。正義曰中谷有推曠其

脩矣。**傳**脩且乾也。脩如字本有女此離條其歎矣

傳條條然歎也。歎籀文嘯字本又作嘯條其歎矣遇人之不淑

矣。**傳**云淑善也君子於已不善也中谷有推曠其溼

矣。**傳**驪遇水則溼。云驪之傷於水始則溼中而脩

久而乾有似君子於已之恩徒用凶年深淺為厚薄

也。徒如字徒空有女此離啜其泣矣。**傳**啜泣貌。啜

反啜其泣矣何嗟及矣。**傳**云及與也泣者傷其君子

棄已嗟乎將復何與為室家乎此其有餘厚於君子

也。復扶疏。難之至厚薄。正義曰以水之浸草又反。疏。當先溼後乾。今詩立文先乾後溼。故知喻君子於已有薄厚從其甚而本之也。但君子於已自薄因遭凶年益甚。故云徒用凶年深淺為薄厚。徒空也。言其意自薄已空。假凶年為辭也。疏。及與至君子。正義曰及與釋詁文。嗟乎復何與為室家乎。其意言舍此君子則無所與此。其有餘厚於君子。定本作餘俗本作殊非也。

中谷有蕓三章章六句

兔爰閔周也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構怨連禍王師傷

敗君子不樂其生焉

疏

不樂其生者寐不欲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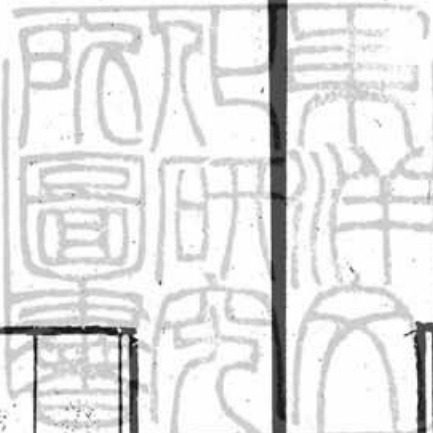
謂也

疏。背音佩樂沈音岳又音洛。注同覺古孝反又如字下同。

疏

兔爰三章章七句至生焉

疏。正義曰作兔爰詩者閔周也桓王失信於諸侯諸侯背叛之王與諸侯交構怨惡連結殃禍乃興



師出伐諸侯諸侯禦之與之交戰於是王師傷敗國危役賦不息使君子之人皆不樂其生焉故作此詩以閔傷之也。隱三年左傳曰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王貳於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為質於鄭鄭公子忽為質於周及平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粟周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是桓王失信之事也。桓王五年左傳曰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是諸侯背叛也。傳又曰秋王以諸侯伐鄭王為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鄭伯禦之曼伯為右拒祭仲足為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為魚麗之陳戰於緡葛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是王師傷敗之事也。傳稱射王中肩自是矢傷王身此言師敗正謂軍敗耳。據邶谷風序云國俗傷敗止言俗敗則知此云傷敗亦止言師敗非謂王身傷也。序云君子不樂其生之由三章下五句皆言不樂其

生之事章首三句言王政有緩有急
君子亦為此而不樂序不言略之也

有兔爰爰雉離于羅興也爰爰緩意鳥網為羅言為

政有緩有急用心之不均云有緩者有所聽縱也

有急者有所躁感也躁七刀反本亦作燥沈七感
反今作躁與定本異與箋義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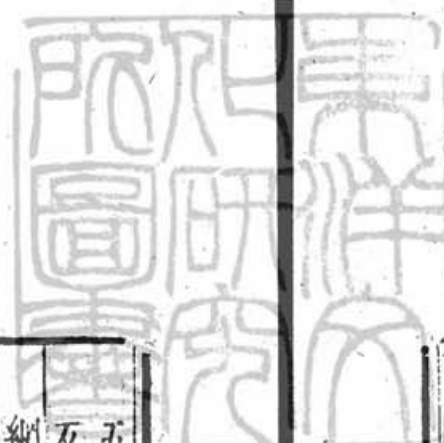
感子六反本亦
作戚七歷反我生之初尚無為尚無成人為也

云尚庶幾也言我幼稚之時庶幾於無所為謂軍

役之事也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尚寐無吣罹憂吣

動也云我長大之後乃遇此軍役之多憂今但庶

幾於寐不欲見動無所樂生之甚罹本又作離力
知反吣本亦作訛



五戈反長張丈有兔至無吣○正義曰言有兔無

反大音代賀反所拘制爰爰然而緩有雉離於羅

網之中而急此二者緩急之不均以喻王之為政有

所聽縱者則緩有所躁感者則急此言王為政用心

之不均也故君子本而傷之言我生初幼稚之時庶

幾無所成人之所為言其冀無征役之事也今我生

之後年已長大乃逢此軍役之百憂既不能殺身庶

幾服寐而無動耳言不樂其生也爰爰至不均

○正義曰釋訓云爰爰緩也釋器云鳥罟謂之羅李
巡曰鳥飛張網以羅之此經兔言緩則雉為急矣雉
言在羅則兔無拘制矣舉一緩一急之物故知喻政
有緩急用心之不均也箋有所躁感者定本作燥義
竝得通○尚庶幾至之事○正義曰釋言云庶幾
尚也是尚得為庶幾也易云庶幸也幾觀也是庶幾
者幸觀之意也以傳言尚無成人者為成人之所為
正謂軍役之事申述傳意○罹憂吣動○正義曰
皆釋

有兔爰爰雉離于羅學覆車也○學音得郭
云今之翻車

大綱也覆芳服反車亦奢反我生之初尚無造傳造偽也我生之

後逢此百憂尚寐無覺傳學覆車也○正義曰下傳

謂之量量也○量謂之學學覆車也孫炎曰覆車網

可以掩免者也○物五各方言異也郭璞曰今之翻

車也有兩轅中施骨以捕鳥展轉相解廣異語也有兔爰爰雉離于量傳量

爰也○量昌鍾反韓詩云施羅于車上曰量字林上

覆車也○凶反爰張劣反郭徐姜雪姜宄反爾雅云爰謂

之學學我生之初尚無庸傳庸用也傳云庸勞也我

生之後逢此百凶尚寐無聰傳聰聞也傳云百凶者

王構怨連禍之凶

兔爰三章章七句

葛藟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傳九族

者據已上至高祖下及玄孫之親○藟力軌反藟

藤也刺桓王本亦作刺平王案詩譜是平王詩疏

皇甫士安以為桓王之詩崔集注本亦作桓王疏

葛藟三章章六句至族焉○正義曰棄其九族者

不復以族食族燕之禮敘而親睦之故王之族人

作此詩以刺王也此敘其刺王之由經皆陳族人

怨王之辭定本云刺桓王義雖通不合鄭譜○

九族至之親○正義曰此古尚書說鄭取用之異

義九族今戴禮尚書歐陽說云九族乃異姓有親屬者父族四五屬之內為一族父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為一族已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為一族已之子適人者與其子為一族母族三母之父姓為一族母之母姓為一族母女昆弟適人者為一族妻族二妻之父姓為一族妻之母姓為一族古尚書說九族者上從高祖下至玄孫凡九皆為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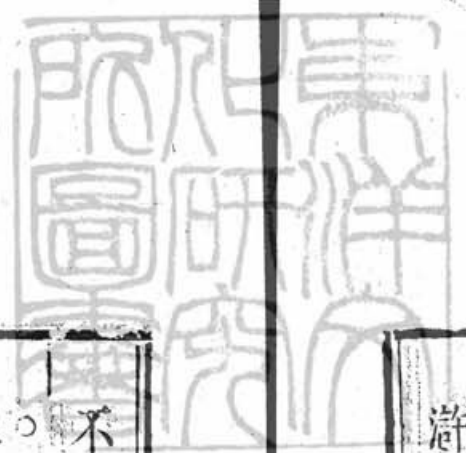


姓謹案禮總麻三月以上恩之所及禮為妻父母
 有服明在九族不得但施於同姓玄之間也婦人
 歸宗女子雖適人字猶繫姓明不與父兄為異族
 其子則然婚禮請期辭曰惟是三族之不虞欲及
 今三族未有不億度之事而迎婦也如此所云則
 三族當有異姓異姓其服皆總麻總麻之服不禁
 嫁女娶妻是為異姓不在族中明矣周禮小宗伯
 掌三族之別喪服小記說族之義曰親親以三為
 五以五為九以此言之知高祖至玄孫昭然察矣
 是鄭以古說長宜從之事也古尚書說直云高祖
 至玄孫凡九不言之親此言之親欲見同出高祖
 者當皆親之此言棄其九族正謂棄其同出高祖
 者非棄高祖之身

縣縣葛藟在河之許

傳興也縣縣長不絕之貌水厓曰

許傳云葛也藟也生于河之厓得其潤澤以長大而



不絕興者喻王之同姓得王之恩施以生長其子孫

○許呼五反長不張丈反下同涯終遠兄弟謂他人

本亦作厓魚佳反施始岐反下同傳兄弟之道已相遠矣傳云兄弟猶言族親也王

寡於恩施今已遠棄族親矣是我謂他人為已父族

人尚親親之辭疏○遠于萬反又謂他人父亦莫我顧

云謂他人為已父無恩於我亦無顧眷我之意疏

縣縣至我顧○正義曰縣縣然枝葉長而不絕者乃

是葛藟之草所以得然者由其厓在河之許得河之潤

故也以興子孫長而昌盛者乃是王族之人所以得

然者由其與王同姓得王之恩施故也王族宜得王之
 恩施猶葛藟宜得河之潤澤王何故棄遺我宗族之
 人乎王終是遠於兄弟無復施恩於我是我謂他人

為已父也謂他人為已父則無恩於我亦無肯於我有顧戀之意言王無恩於已與他人為父同責王無父之恩也。傳水厓曰澗。正義曰釋水云澗水厓李巡曰澗水邊地各厓也。縣縣葛藟在河之澗。傳澗厓也。侯澗也。終遠兄弟謂他人母。傳王

又無母恩謂他人母亦莫我有。傳云有識有也。疏澗

厓。正義曰釋丘云澗為厓李巡曰澗一名厓郭璞曰謂水邊也。傳云王又無母恩。正義曰又者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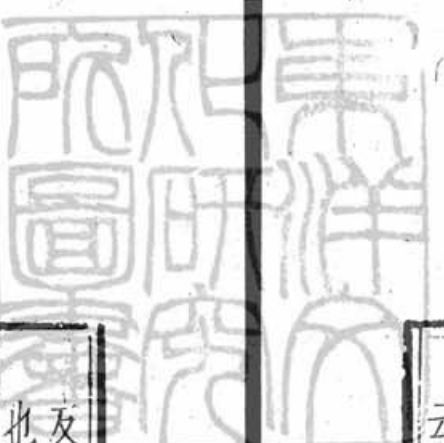
前之辭上言謂他人父責王無父恩也此言謂他人母責王又無母恩也然則下章謂他人昆貴王無兄

恩也定本及諸本。傳絲絲葛藟在河之澗。傳澗水賺也

又作后義亦通。傳澗順春反爾雅云夷上洒下水澗旁從水郭云澗

上平坦而下水深為澗不發聲也賺魚檢反何音檢爾雅云重虧賺郭云形似累兩重饒上大下小李巡

云賺阪也詩本又作水旁兼者字書音呂恬理染二



及廣雅云濂清也與此義乖。傳終遠兄弟謂他人昆。傳昆兄也謂他

人昆亦莫我聞。傳云不與我相聞命也。疏濂水賺

釋丘云夷上洒下不濂李巡曰夷上平上洒下階下故名濂孫炎曰平上階下故名曰濂不行者蓋衍字

郭璞曰厓上平坦而下水深者為濂不發聲也此在河之澗即彼濂也釋山云重虧賺孫炎曰山基有重

岸也賺是山岸濂是水岸故云水。傳見兄。正義曰釋親文

葛藟三章章六句

采葛懼讒也。傳桓王之時政事不明臣無大小使出

者則為讒人所毀故懼之。傳使所吏。疏采葛三章

反下竝同。疏章三句至。傳讒也。正義曰三章如此次者既以葛蕭艾為喻

因以月秋歲為韻積日成月積月成時積時成歲

欲先少而後多故以月秋歲為次也臣之懼讒於小事大事其憂等耳未必小事之憂則如月急事之憂則如歲設文各從其韻不由事大憂深也年有四時時皆三月三秋謂九月也設言三春三夏其義亦同作者取其韻耳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傳興也葛所以為絺絺

也事雖小一日不見於君憂懼於讒矣箋云興者以

采葛喻臣以小事使出疏彼采至月兮正義曰彼

臣有使出而為小事兮其事雖小憂懼於讒一日不

得見君如三月不見君兮日久情疎為懼益甚故以

多時況少時也傳葛所至讒矣正義曰言所以

為絺絺者以其所采疑作當暑之服比於祭祀療疾

乃緩而且小故以喻小事使出也大事容或多過小

事當無愆咎但桓王信讒之故其事雖小一日不見

於君已憂懼於讒矣傳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傳蕭所以

共祭祀箋云彼采蕭者喻臣以大事使出疏共

所以共祭祀正義曰釋草云蕭荻李巡曰荻一名

蕭陸機云今人所謂荻蒿者是也或云牛尾蒿似白

蒿白葉莖麤科生多者數十莖可作燭有香氣故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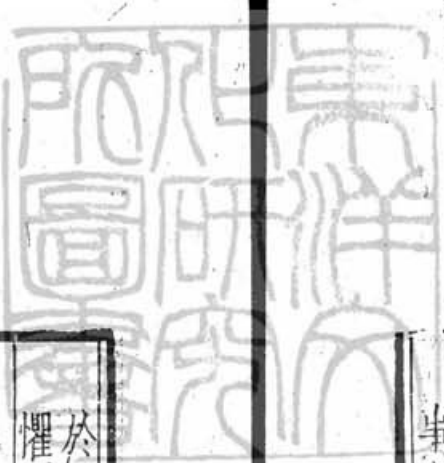
祀以脂蕤之為香許慎以為艾蒿非也郊特牲云既

奠然後蕤蕭合馨香王氏云取蕭祭脂是蕭所以供

祭祀所須者傳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傳艾所

喻大事使出箋云彼采艾者喻臣以急事使出疏蓋反

以療疾傳采葛三章章三句
大車刺周大夫也禮義陵遲男女淫奔故陳古以刺



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

疏

大車三章章四句至訟焉。正義曰

經三章皆陳古者大夫善於聽訟之事也。陵遲猶跛也。言禮義廢壞之意也。男女淫奔謂男淫而女奔之也。檀弓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然則周法始合葬也。經稱死則同穴則所陳古者陳周公以來賢大夫

大車檻檻毳衣如蒺

傳

大車大夫之車檻檻車行聲也

毳衣大夫之服蒺也。蘆之初生者也。天子大夫四

命其出封五命如子男之服乘其大車檻檻然服毳

冕以決訟

疏

云蒺亂也。古者天子大夫服毳冕以巡

行邦國而決男女之訟則是子男入為大夫者毳衣



之屬衣績而裳繡皆有五色焉其青者如騅

疏

覽反毳

尺銳反冕名蒺吐敢反騅本亦作崔音佳蘆力吳反亂五患反行下孟反績胡妹反

豈不爾思

畏子不敢

傳

畏子大夫之政終不敢

疏

云此二句者

古之欲淫奔者之辭我豈不思與女以為無禮與畏

子大夫來聽訟將罪我故不敢也子者稱所尊敬之

辭

疏

大車至不敢。正義曰言古者大夫乘

其有青色者如蒺草之色。然乘大車服毳冕巡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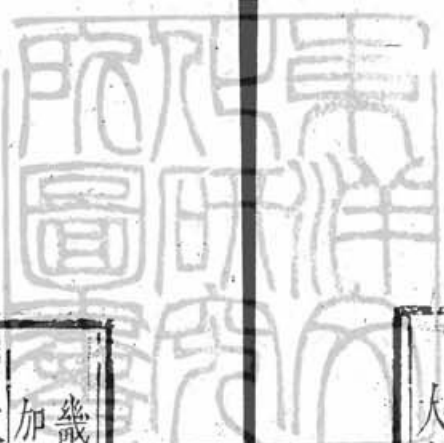
邦國決男女之訟於時男女莫不畏之有女欲奔者

謂男子云我豈不於汝思為無禮之交與畏子大夫

之政必將罪我故不敢也古之大夫使民畏之若此

今之大夫不能然故陳古以刺之也。大夫至決訟。正義曰以序云陳古大夫故知大車是大夫之

車春官中車職云革路以封四衛四衛四方諸侯守衛者謂蠻服以內又云大夫乘墨車然則王朝大夫於禮當乘墨車以大夫出封如子男之服則車亦得乘諸侯之車此大車蓋革路也檻檻聲之狀故為車行聲陳古大夫而云毳衣故知毳衣大夫之服也經雖釋言文郭璞曰蒺草色如雞在青白之間傳以經云如蒺以衣冠比蒺色故先解蒺色又解草言蒺是蘆之初生釋草云葭蘆蒺亂孫炎郭璞皆以蘆蘆為二草李巡舍人樊光以蘆蘆為一草此傳蒺為蘆之初生則意同李巡之輩以蘆蒺為一也春官司服曰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則大夫不服毳冕傳又解其得服之意天子大夫四命其出封五命如子男之服故得服毳冕也春官典命職曰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鄭解周禮出封謂出於畿內封為諸侯加一等褒有德也謂大夫為子男卿為侯伯其命加於王朝一等耳非謂使出封畿外即加命也今傳言大夫四命出封五命則毛意以周禮出封謂出於封



畿非封為諸侯也尊王命而重其使出於封畿即得加命及於朝廷還服其本此陳古者大夫出封聽訟故得如子男之衣服乘其大車檻檻然服毳冕以決訟也此時王政纔行境內而已周人刺其大夫不能聽境內之訟無復出封之事但作者陳出封之事以刺之耳。○蒺亂至如雞。正義曰蒺亂釋草文以傳解蒺色未辨草名故取爾雅以定之鄭以周禮出封謂為諸侯乃加一等出封行使則不得然此詩陳古天子大夫服毳冕以決訟則是其人於禮自得服之緣此服之貴賤準其官之尊卑解得服之所由故云則是子男入為大夫者也王朝之卿大夫出封於畿外褒有德加一等使卿為侯伯大夫為子男其諸侯入於王朝為卿大夫者以其本爵仍存直以入仕為榮耳不復更加其命數故侯伯入為卿子男入為大夫諸侯之數眾王朝之官少或亦侯伯為大夫非唯子男耳隱十一年左傳曰滕侯曰我周之小正顧命孔安國注云齊侯呂伋為天子虎賁氏是侯伯入為大夫者也以其本爵先尊服其本國之服故鄭志

答趙商云諸侯入爲卿大夫與在朝仕者異各依本國如其命數是由尊諸侯使之以其命此陳子男爲大夫仍得服毳冕也又解毳衣之色所以得如葵者以毳衣之屬衣則畫繪爲之裳則刺綉爲文由皆有五色其青色者則如雛故得如葵也言毳衣之屬者自毳以上當有袞冕鷩冕與毳冕之服其衣皆用績也若絺冕則衣刺粉米惟用綉玄冕則衣無文不復用綉明毳衣之屬正謂袞鷩耳知衣績裳繡者考工記言畫績之事則績謂畫之也臯陶謨云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於華蟲以上言作績明畫爲績文宗彝以下言絺繡明是絺爲繡文但王者相變禮制不同周法火與宗彝亦畫而爲衣不復在裳故鄭於司服引尚書以校之周禮考之而立說云古者天子冕服十二章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而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九章初一日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爲績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絺以爲綉則袞



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毳畫虎雉謂宗彝也其衣二章裳二章凡五也絺刺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一章凡三也玄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謂之玄焉如鄭此言是毳以上則衣用績絺冕則衣亦繡也知綉皆有五色者考工記曰畫績之事雜五色又曰五色備謂之綉是績綉皆五色其青者如雛其赤者如雉故二章各舉其一耳傳以葵爲雛箋以葵爲亂似如易傳又言其青者如雛復似從傳張逸疑而問之鄭答云雛鳥青非草名亂亦青故其青者如雛

車啍啍毳衣如璊
傳 啍啍重遲之貌璊頰也。○他又徒孫反璊音門說文作璊云以毳爲頰也解此璊云玉頰色也木之赤苗謂之璊玉色如之頰勅貞反也

豈不爾思畏子不奔
疏 啍啍至璊頰。○正義曰言行之聲此言行之貌互相見也釋器云一染謂之縑再染謂之頰郭璞云淺赤也說文云璊玉赤色故

以瑞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傳穀

生皦白也生在於室則外內異死則神合同為一也

疏云穴謂塚壙中也此章言古之大夫聽訟之政非

但不敢淫奔乃使夫婦之禮有別今之大夫不能然

反謂我言不信我言之信如白日也刺其闕於古禮

○皦本又作皎古了反疏穀則至皦日○正義曰言

廣古見反別彼列反疏古之大夫聽政也非徒不

敢淫奔又令室家有禮使夫之與婦生則異室而居

死則同穴而葬男女之別如此汝今時大夫若謂我

此言為不信乎我言之信有如皦然之白日言其明

而可信也刺今大夫闕於古禮而不信此言也傳

穀生至為一○正義曰穀生釋言文皦者明白之貌

故為白也內則曰禮始于謹夫婦宮室辨外內男不

合故可以同穴也

大車三章章四句

丘中有麻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

作是詩也

思之者思其來已得見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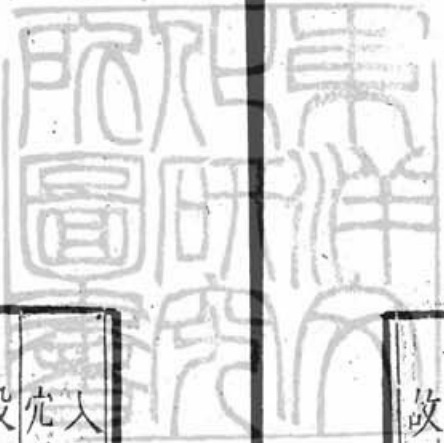
疏丘中有

章四句至是詩○正義曰毛以為放逐者本在位

有功今去而思之鄭以為去治賤事所在有功故

思之意雖小異三章俱是思賢之事傳思之至

見之○正義曰箋以為施施為見已之貌來食謂



息見而已其意與鄭小異子國是子嗟之父俱是賢人不應同時見逐若同時見逐當先息子國不應先息其子今首章先言子嗟二章乃言子國然則賢人放逐止謂子嗟耳但作者既息子嗟又美其奕世有德遂言及子國耳故首章傳曰麻麥草木乃彼子嗟之所治是言麥亦子嗟所治非子國之功也二章箋言子國使丘中有麥著其世賢言著其世賢則是引父以顯子其意非息子國也卒章言彼雷之子亦謂子嗟耳

丘中有麻彼雷子嗟

傳

雷大夫氏子嗟字也丘中境塉

之處盡有麻麥草木乃彼子嗟之所治

箋

云子嗟放

逐於朝去治卑賤之職而有功所在則治理所以為

賢

○境本亦作墩若交反塉若角反又音學本或作遠此從孫義而誤耳

彼雷子嗟將

其來施施

傳

施施難進之意

箋

云施施舒行伺閒獨

來見已之貌

○將主申毛如字鄭七良反下同施如字伺音司閒音閑又如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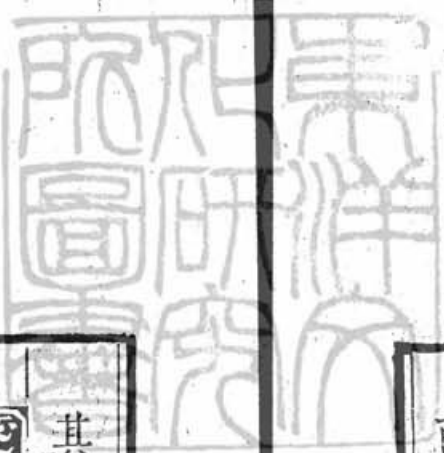
疏

丘

至來施施○毛以為子嗟在朝有功今而放逐在外國人觀其業而思之言丘中境塉之處所以得有麻者乃雷氏子嗟之所治也由子嗟教民農業使得有之今放逐於外國人思之乃遙述其行彼雷氏之子嗟其將來之時施施然甚難進而易退其肯來乎言不肯復來所以思之特甚○鄭以為子嗟放逐於朝去治卑賤之職言丘中境塉之處今日所以有麻者彼雷氏之子嗟往治之耳故云所在則治理信是賢人國人之意願得彼雷氏之子嗟其將欲來舒行施施然伺候閒暇獨來見已閔其放逐愛其德義冀來見已與之盡歡○雷大至所治○正義曰賢人放逐明為大夫而去下云彼雷之子與易稱顏氏之子其文相類故知雷氏大夫氏也子者有德之稱古人以子為字與嗟連文故知字也釋丘云非人力為之



丘丘是地之高者在丘之中故云境塉之處境塉謂地之瘠薄者也傳探下章而解之故言麻麥草木也木卽下章李也兼言草以足句乃彼子嗟之所治謂子嗟未去之日教民治之也定本云丘中境塉遠盡有麻麥草木與俗本不同也。○**箋**子嗟至爲賢。正義曰箋以有麻之下卽云彼畱子嗟則是子嗟今日所居有麻麥也且丘中是隱遁之處故易傳以爲去治卑賤之職而有功孝經云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子嗟在朝則能助教行政隱遁則能使境塉生物所枉則治理是其所以爲賢也。○**傳**施施難進之意。正義曰傳亦以施施爲舒行凶賢者難進故來則舒行言其本性爲然恐將不復更來故息之也。○**箋**施施至之貌。○正義曰箋以息之欲使更來不宜言其難進且言其將者是冀其復來故易傳以爲伺候閒暇獨來見已之貌此章欲其獨來見已。○**丘中有麥彼畱子國**子嗟父。○**傳**子國子嗟父。○**箋**云言子國使丘中有麥著



其世賢彼畱子國將其來食。○**傳**子國復來我乃得食

箋云言其將來食庶其親已已得厚待之。○食如字

嗣復扶。○**疏**傳子國子嗟父。○正義曰毛時書籍猶多又反。○**疏**或有所據未詳毛氏何以知之。○**箋**言子

至世賢。○正義曰箋以丘中有麻是子嗟去往治之而此章言子國亦能使丘中有麥是顯著其世賢言

其父亦是治理之人耳非子國實使丘中有麥也。○**傳**子國至得食。○正義曰傳言以子國教民稼穡能

使年歲豐穰及其放逐下民思之乏於飲食故言子國其將來我乃得有食耳。○**箋**言其至待之。○正義

曰準上章思者欲令子國見已言其獨來就我飲食庶其親已來至已家已得厚禮以待之思賢之至欲

飲食。○**丘中有李彼畱之子**。○**箋**云丘中而有李又畱氏

之子所治彼畱之子貽我佩玖。○**傳**玖石次玉者言能

遺我美寶 **箋** 云雷氏之子於思者則朋友之子庶其

敬已而遺已也 ○貽音怡玖音久說文紀又反云石之次玉黑色者遺唯季反下同 **疏**

傳 玖石至美寶 ○正義曰玖是佩玉之名故以美寶言之美寶猶美道傳言以為作者思而不能見乃陳

其昔日之功言彼雷氏之子有能遺我以美道謂在朝所施之政教 **箋** 雷氏至遺已 ○正義曰箋亦以

佩玖喻美道所異者正謂今日冀望其來敬已而遺已耳非是昔日所遺上章欲其見已已得食之言已

之待雷氏此章雷氏之子遺我以美道欲雷氏之子教已思者與雷氏情親故云雷氏之子於思者則

朋友之子正謂朋友之身也非與其父為朋友孔子謂子路賊夫人之子亦此類也

丘中有麻三章章四句

王國十篇二十八章百六十二句 **卷終**

毛詩註疏卷第四 四之二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國風

鄭緇衣詁訓傳第七

陸曰鄭者國名周宣王母弟桓公友所封也其地詩譜云宗周

圻內咸林之地今京兆鄭縣是其都也漢書地理志云京兆鄭縣周宣王弟鄭桓公邑是也至桓公之子

武公滑突隨平王東遷遂滅虢而居之即史伯所云十邑之地右洛左濟前華後河食溱洧焉今河南

新鄭是也在榮陽宛陵縣西南

鄭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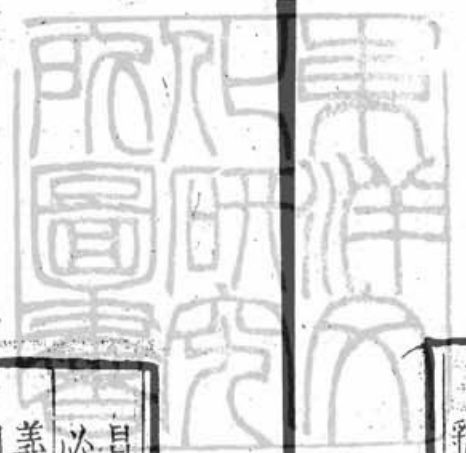
初宣王封母弟友於宗周畿內咸林之地是為鄭桓公今京兆鄭縣是其都也○正義曰漢書

毛詩疏

卷四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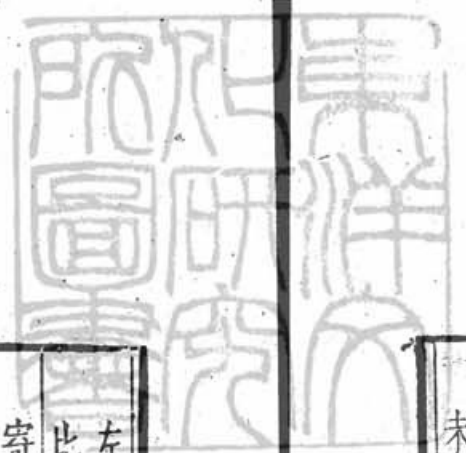
及古

地理志云本周宣王母弟友為周司徒食采於宗周畿內是為鄭桓公鄭據此為說也春秋之列母弟稱弟繫兄為尊以異於其餘公子倍二十四年左傳曰鄭有厲宣之親以厲王之子而兼云宣王明是其母弟也服虔杜預皆云母弟鄭世家云宣王庶弟皇甫謐亦云庶弟又史記年表云鄭桓公友宣王母弟世家年表同出馬遷而自乖異是無明文可據也地理志云京兆鄭縣周宣王母弟鄭桓公邑是桓公封京兆鄭縣故云京兆鄭縣是其都也其地一曰咸林故曰咸林之地不先言鄭國所在而本宣王封母弟者以鄭因虢郟之地而國之而郟亦有詩既譜郟事然後譜鄭故先言有鄭之由而後說得郟之事○又云為幽王大司徒甚得周眾與東土之人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以逃死○正義曰自此以下盡可以少固皆鄭語文謂得西周之眾與東土河洛之人心也多故謂多難懼禍難及已也○史伯曰其濟洛河潁之間乎是其子男之國虢郟為大虢叔恃勢郟仲恃險皆有驕侈怠慢之心加之以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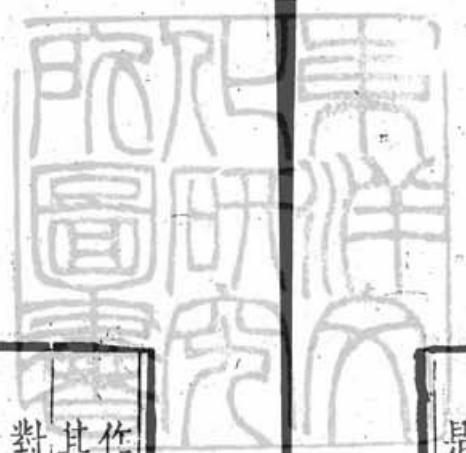
胃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帑與賄不敢不許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以成周之眾奉辭罰罪無不克矣○正義曰謂濟西洛東河南潁非是四水之間其子男之國有十惟虢郟為大叔仲皆當時三國之君字也勢謂地勢阻固險謂境多阨塞○若克二邑鄆蔽補丹依疇歷華君之七也脩典刑以守之惟是可以少固○正義曰八國皆在四水之間與虢郟為鄰若克虢郟二邑則其餘八邑自然可滅為君之土也脩典法以守之惟有是處可以少固餘方不可入也虢郟實國而言邑者以國邑相對為異散則國亦為邑殷武云商邑翼翼左傳每言弊邑者皆公侯之國而稱邑也○桓公從之言然之後三年幽王為犬戎所殺桓公死之其子武公與晉文侯定平王於東都王城○正義曰鄭語又云公悅乃東寄帑與賄虢郟受之是桓公從之也鄭語云幽王八年桓公為司徒鄭世家云桓公為司徒一年乃問也問史伯曰王室多故余安逃死是為司徒一年乃問也問史伯在九年至十一年而幽王被殺是言然之後三年也世家又云犬戎殺

幽王并殺桓公鄭人立其子掘突是為武公地理志云幽王敗桓公死其子武公與平王東遷是其事也○卒取史伯所云十邑之地右洛左濟前華後河○漆洧焉今河南新鄭是也○正義曰此謂武公卒取之知者以史伯之言皆信而有徵隱元年左傳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桓十一年公羊傳曰先鄭伯有善於鄭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鄭見處虢鄭之地明是武公滅虢鄭則其餘八邑亦武公取之可知故云卒取十邑之地按鄭世家史伯云虢鄭之君貪而好利百姓不附今公為司徒民皆愛公公誠請居之虢鄭之君見公方用事輕分公地公誠居虢鄭民皆公之民也桓公臣善於是卒言於王東其民於洛東而虢鄭果獻十邑竟國之如世家則桓公皆自取十邑而云死後武公取者馬遷見國語有史伯為桓公謀取十邑之文不知桓身未得故傳會為此說耳外傳云皆子男之國虢鄭為大則八邑各為其國非虢鄭之地無由得獻之桓公也明馬遷之說謬耳桓公雖未得虢鄭既寄帑賄臣民亦從而寄焉故桓十六年



左傳子產曰皆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大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翟而共處之是桓王寄帑之時商人亦從而寄至武公遂取而與居之也史伯言子男之國虢鄭為大設令十邑皆方百里開方除之尚三百有餘鄭當侯爵而為伯者周禮五等封疆言大法耳其土地不可一如其制度春秋之敘鄭伯在邢侯之上曹伯在許男之下是不可以爵之尊卑計其地之大小也右洛左濟前華後河食漆洧焉亦鄭語文也韋昭云華華國也食謂居其土而食其水也鄭譜云居漆洧之地此云食漆洧焉則鄭都其在鄭地故服虔云鄭東鄭古鄭國之地是鄭雖處其地不居其都僖三十三年左傳稱文夫人葬公子瑕於鄭城之下服虔云鄭城故鄭國之墟杜預云鄭國在滎陽密縣東非新鄭在滎陽宛陵縣西南是鄭非鄭都故別有鄭城也若然昭十七年左傳曰鄭祝融之墟鄭譜亦云則鄭鄭同地而云鄭非鄭都者正以鄭國別有鄭城決知鄭國之都非鄭也但三城不甚相遠故於鄭言祝融之墟見鄭因國其地言其境界

所及非謂鄭居郕都也郕在東周畿外之國隱元年穀梁傳曰襄內諸侯不正其外交然則畿內之國非正南面之君政教稟於天子善惡歸於其上無假風諫不當有詩鄭國見有變風不在畿內明矣鄭因號鄭之國自然亦為畿外鄭發墨守云桓公國在宗周畿內武公遷居東周畿內者以鄭於西周本在畿內西都之地盡以賜秦明武公初遷亦在東周畿內故歷言之也及并十邑鬱成大國盟會列於諸侯灼然在畿外故緇衣傳曰諸侯人為天子卿士是畿外之君稱入也鄭雖非畿內不過侯服昭十三年左傳曰鄭伯男也賈逵以為鄭伯爵在男畿鄭距王城三百餘里而得在男畿者鄭志答趙商云此鄭伯男者非男畿乃謂子男也先鄭之於王城為在畿內之諸侯雖爵為侯伯爵周之舊俗皆食子男之地故云鄭伯男也是鄭意與賈說異○武公又作卿士國人宜之鄭之變風又作○正義曰緇衣序云父子竝為周司徒則桓公之死武公即代為司徒故得輔平王以東遷是先為卿士後并十邑但鄭先說得國之由故云又



作卿士其實作卿士在并十邑之前也序又云善於其職國人宜之故美其德是國人宜之而作變風也對三鄭風已作故云又作按左傳又鄭世家武公生莊公莊公娶鄧曼生太子忽是為昭公又娶宋雍氏女生公子突是為厲公又生公子亶公子儀春秋桓十一年夏五月莊公卒而昭公立其年九月昭公奔衛而厲公立桓十五年夏厲公奔蔡六月昭公入桓十七年高渠彌弑昭公而立子亶十八年齊人弑子亶鄭人立公子儀莊十四年傅瑕殺子儀而納厲公厲公前立四年而出奔至此而復入至莊二十一年卒前後再在位凡十一年厲公卒子文公躒立四十五年卒此其君世之次也詩緇衣序云美武公則武公詩也將仲子叔于田大叔于田序皆云刺莊公而清人之下有羔裘遵大路女曰雞鳴遵大路序云莊公失道則此三篇通上將仲子等六篇皆莊公詩也

有女同車山有扶蘇稗分狡童及揚之水皆云刺忽也忽於桓十一年以太子而承正統雖未驗年要君

於其國有女同車序云至於見逐則為被逐而作是
忽前立時事也山有扶蘇擇兮狡童刺忽所美非賢
權臣擅命忽之前立時月既淺則此三篇皆後立時
事也褰裳思見正言突篡國之事是突前篡之初國
人欲以鄰國正之春秋之義君雖篡弒而立已列於
會則成爲君案突以桓十一年篡十二年公會鄭伯
盟於武父自是以後頻列於會則成爲鄭君國人不
應息大國之見正褰裳宜是初年事也丰東門之墀
風雨子衿直云刺亂世耳不指君事或當突篡之時
或當忽入之後其時難知要是忽爲其主雖常突前
篡之時亦宜繫忽故序於揚之水又言忽以明之揚
之水言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經云終鮮兄弟則兄
弟已爭是後立之事出其東門序云公子五爭野有
蔓草序云民窮於兵革溱洧序云兵革不息三篇相
類皆三公子既爭之後事也公子五爭突最在後得
之則此三篇厲公詩也清人刺文公文公詩也鄭於
左方中皆以此而知文公厲公之子清人當處卷末
由爛脫失次廁於莊公詩內所以得錯亂者鄭答趙

商云詩本無文字後人不能盡得其第錄者直錄其
義而已如志之言則作序乃始雜亂故羔裘之序從
上大叔于田爲
莊公之詩也

緇衣美武公也父子竝爲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
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

箋 父謂武公

父桓公也司徒之職掌十二教善善者治之有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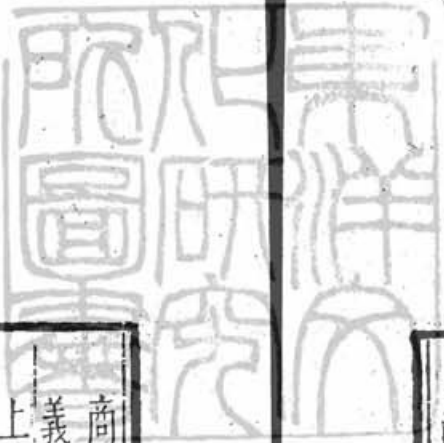
也鄭國之人皆謂桓公武公居司徒之官正得其

宜 **疏** 緇衣三章章四句至功焉 ○正義曰

公父子皆爲周司徒之卿而美於其卿之職鄭國

之人咸宜之謂武公爲卿正得其宜諸侯有德乃

能入仕主朝武公既爲鄭國之君又復入作司徒
已是其善又能善其職此乃有國者善中之善故



作此詩美其武公之德以明有邦國者善善之功
焉經三章皆是國人宜之美其德之辭也以明有
國善善之功焉敘其作詩之意於經無所當也○
父謂至其宜○正義曰以桓公已作司徒武公
又復爲之子能繼父是其美德故兼言父子所以
盛美武公周禮大司徒職曰因民常而施十有二
教焉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二曰以陽禮教
讓則民不爭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四曰以
樂教和則民不乖五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六曰
以俗教安則民不偷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暴八
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
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十有一曰以賢制
爵則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祿則民興功是司
徒職掌十二教也祀禮謂祭祀之禮教之恭敬則
民不苟且陽禮謂鄉射飲酒之禮教之謙讓則民
不爭鬪陰禮謂男女婚姻之禮教之相親則民不
怨曠樂謂五聲八音之樂教之和睦則民不乖戾
儀謂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之屬辨其等級則

民不踰越俗謂土地所生習教之安存則民不偷
惰刑謂刑罰教之中正則民不殘暴誓謂戒勅教
之相憂則民不懈怠度謂宮室衣服之制教之節
制則民知止足世事謂士農工商之事教之各能
言其事則民不失業以賢之大小制其爵之尊卑則
民皆謹慎其德相勸爲善以功之多少制其祿之
數量則民皆興立功效自求多福司徒之職所掌
多矣此十二事是教民之大者故舉以言焉此與
淇澳國人美君有德能任王朝是其一國之事故
爲風蘇公之刺暴公吉甫之美申伯同寮之相刺
美乃所以刺美時王故爲雅
作者主意有異故所繫不同

緇衣之宜兮做予又改爲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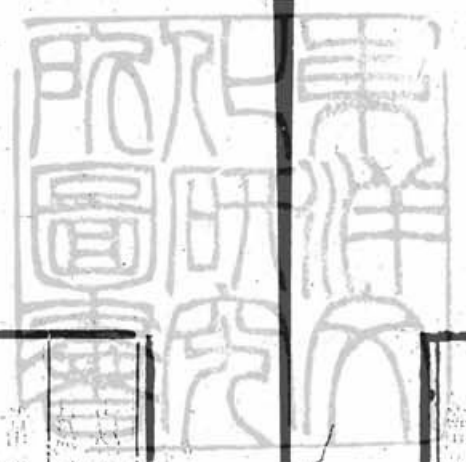
緇黑色卿士聽朝之正

服也改更也有德君子宜世居卿士之位焉

云緇

衣者居私朝之服也天子之朝服皮弁服也

做本又作弊



符世反朝直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粢兮傳適之
通反下同 館舍粢餐也諸侯入為天子卿士受采祿箋云卿士

所之之館在天子之宮如今之諸廬也自館還在采

地之都我則設餐以授之愛之欲飲食之○館古翫

反殮也殮蘇尊反廬力疏縹衣至粢兮○毛以為武

於反飲於鳩反食音嗣疏公作卿士服縹衣國人美

之言武公於此縹衣之宜服之兮言其德稱其服也

此衣若敝我願王家又復改而為之今願其常居其

位常服此服也卿士於王宮有館舍於畿內有采祿

言武公去鄭國人王朝之適子卿士之館舍今自朝

而還我願王家授子武公以采祿兮欲使常朝於王

常食采祿也采祿王之所授衣服王之所賜而言予

為子授者其意願王為然非民所能收受之也○鄭

以為國人愛美武公縹衣若弊我願為君改作兮自

館而還我願授君以飲食兮愛之願得作衣服與之

飲食也鄭以授之以食為民授之則改作衣服亦民

為之也○傳縹黑至之位○正義曰考工記言染法

三入為縹五入為緇七入為縹注云染縹者二入而

成又再染以黑乃成縹是縹為黑色此縹衣卿士冠

禮所云主人玄冠朝服縹帶素鞶是也諸侯與其臣

服之以日視朝故禮通謂此服為朝服美武公善為

司徒而經云縹衣則縹衣卿士所服也而天子與其

臣皮弁以日視朝則卿士且朝於王服皮弁不服縹
衣故知是卿士聽朝之正服謂既朝於王退適治事
之館釋皮弁而服以聽其所朝之政也言縹衣之宜
謂德稱其服宜衣此衣敝則更願王為之令常衣此
服以武公繼世為卿並皆宜之故言有德君子宜世
居卿士之位焉○箋縹衣至弁服○正義曰退適治
事之處為私也對在天子之庭為公此私朝在天子
宮內即下句適子之館今是也舜典云闕四門者注
云卿士之職使為已出政教於天下言四門者亦因
卿士之私朝在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

是後之取法於前也彼言私朝者在國門謂卿大夫
夕治家事私家之朝耳與此不同何則玉藻說視朝
之禮曰君既視朝退適路寢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
後適小寢釋服君使人視其事盡然後休息則知國
之政教事在君所斷之不得歸適國門私朝明國門
私朝非君朝矣論語冉子退朝注云朝於季氏之私
朝亦謂私家之朝與此異也玉藻云天子皮弁以日
視朝是天子之朝服皮弁故退適諸曹服緇衣也定
本云天子之朝朝服皮弁服。○適之至采祿。○正
義曰釋詁云之適往也故適得為之館者人所止舍
故為舍也粢餐釋言文郭璞曰今河非人呼食為粢
謂餐食也諸侯入為天子卿士受采祿解其授粢之
意采謂田邑采取賦稅祿謂賜之以穀二者皆天子
與之以供飲食故謂之授子粢也。○卿士至飲食
○正義曰考工記說玉宮之制內有九室九嬪居之
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注云內朝寢之裏外路寢之表
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之處也六卿三孤為九卿
彼言諸曹治事處此言諸廬正謂天子宮內卿士各

立曹司有廬舍以治事也言適子之館則有所從而
適也言還授子粢則還有所至也既為天子卿士不
可還歸鄭國明是從采邑而適公館從公館而反采
邑故云還在采地之都我則設餐以授之傳言受采
祿者以采祿解粢義也箋言還在采地之都者自謂
迴還所至國人授粢之處其意與傳不同雖在采地
之都願授之食其授之者謂鄭國之人非采地之人
何則此詩是鄭人美君非采地之人美之且食采之
主非邑民常君善惡繫於天子不得曲美鄭國君也
鄭國之人所以能遠就采地授之食者言愛之願飲
食之耳非即實與之食也易傳者以言子者鄭人自
授之食非言天子與之祿也飲食雖云小事聖人以
之為禮伐柯勸王迎周公言我觀之子籩豆有踐
奉迎聖人猶願以飲食故小民愛君願飲食之
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好猶宜也。○云造為也

疏造為。○正義曰釋言文。○適子之館兮還子授子之粢兮緇衣

之席兮傲予又改作兮傳蓆大也箋云作為也音蓆

韓詩云儲也說文云廣多言服緇衣大得其宜也適子之館

兮還予授子之粢兮

緇衣三章章四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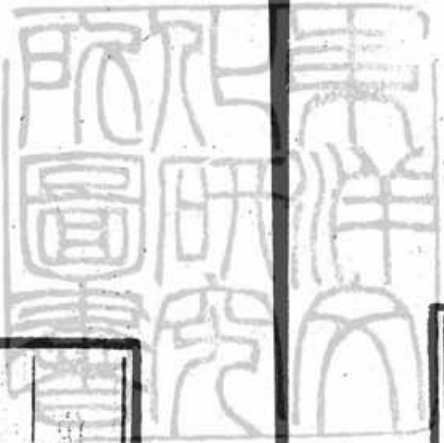
將仲子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第第叔失道而

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箋

莊公之母謂武姜生莊公及弟叔段段好勇而無

禮公不早為之所而使驕慢將七羊反下及注

反後放此聽吐疏將仲三章章八句至大亂焉正義曰作將仲乎詩者刺莊公



也公有弟名段字叔其母愛之令莊公處之大都

莊公不能勝止其母遂處段於大都至使驕而作

亂終以害其親弟是公之過也此叔於未亂之前

失為弟之道而公不禁制令之奢僭有臣祭仲者

諫公令早為之所而公不聽用於事之小不忍治

之以致大亂國焉故刺之經三章皆陳拒諫之辭

豈敢愛之畏我父母是公不忍也後乃與師伐之

是致大亂國也箋莊公至驕慢正義曰此事

見於左傳隱元年傳曰鄭武公娶於申曰武姜生

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

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不許及莊

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他邑

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

百雉國之害也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

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為

毛詩統

卷四之三九

及古

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不與則請除之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為己邑至於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完聚繕兵甲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入於鄆公伐諸鄆大叔出奔共是謂共城大叔是段驕慢作亂之事也大叔於田序曰叔多才而好勇是段勇而無禮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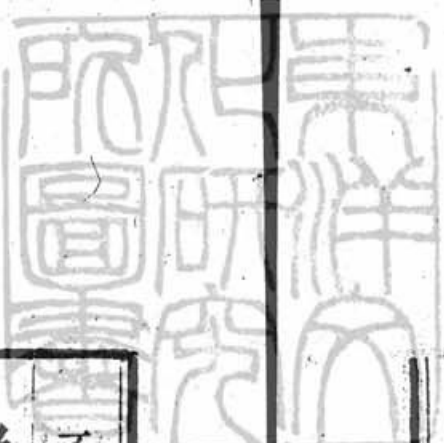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傳將請也仲子祭仲

也踰越里居也二十五家為里杞木名也折言傷害

也箋云祭仲驟諫莊公不能用其言故言請固距之

無踰我里喻言無干我親戚也無折我樹杞喻言無

傷害我兄弟也仲初請曰君將與之臣請事之君若



不與臣請除之○折之舌反下同杞音起驟仕救處服虔曰數也君若與之一木若作將

豈敢愛之畏我父母箋云段將為害我豈敢愛之而

不誅與以父母之故故不為也○段將此一將字如字與音餘仲可

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箋云懷私曰懷言仲子之

言可私懷也我迫於父母有言不得從也疏將仲子

○正義曰祭仲數諫莊公莊公不能用之反請於仲子今汝當無踰越我居之里垣無損折我所樹之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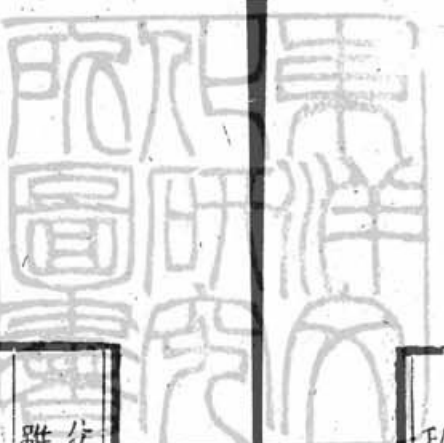
木以喻無干犯我之親戚無傷害我之兄弟段將為

害我豈敢愛之而不誅與但畏我父母也以父母愛

之若誅之恐傷父母之心故不忍也仲子之言可私

懷也雖然父母之言亦可畏也言莊公以小不忍至於大亂故陳其拒諫之辭以刺之○傳里居至木名○正義曰里者民之所居故為居也地官遂人云五

家為鄰五鄰為里是二十五家為里也無踰我里謂
無踰越我里居之垣牆但里者人所居之名故以所
居表牆耳四牡傳云杞枸繼此直云木名則與彼別
也陸璣疏云杞柳屬也生水傍樹如柳葉粗而白色
理微赤故今人以為車轂今共北淇水傍魯國泰山
汶水邊純杞也。祭仲至除之。正義曰哀十二
年左傳云吳公子慶忌驟諫吳子服虔云驟數也箋
言驟諫出於彼文序不言驟而箋言驟者若非數諫
不應固請故知驟諫也以里垣之內始有樹木故以
里喻親戚樹喻兄弟既言驟諫以為其諫非一故言
初諫曰以為數諫之意按左傳此信乃是公子呂辭
今箋以為祭仲諫者詩陳請祭仲不請公子呂矣則
祭仲之諫多於公子呂矣而公子呂請除大叔為諫
之切莫切於此祭仲正可數諫耳其辭亦不是過仲
當亦有此言故引之以為祭仲諫。懷私至得從
○正義曰晉語稱公子重耳安於齊姜氏勸之行云
懷與安實敗名病大事鄭詩云仲可懷也引此為懷
私之義故以懷為私以父母愛段不用害之故畏迫



父母有言不得從也於時其父將仲子兮無踰我牆
雖亡遺言尚存與母連言之也

無折我樹桑傳牆垣也桑木之眾也音袁豈敢愛之

畏我諸兄傳諸兄公族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

也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傳園所以種木

也檀疆韌之木檀徒丹反木名疆其良反一音居良反韌本亦作刃同而慎反依字本

旁作刃今此假借也沈云糸旁作刃為是案絲旁刃音女巾反離騷云紉秋蘭以為佩是也

所至之木。正義曰大宰職云園圃毓草木園者圃之蕃故其內可以種木也檀材可以為車故云疆韌

之木陸璣疏云檀木皮正青滑澤與繫迷相似又似駁馬駁馬梓榆故里語曰斫檀不諦得繫迷繫迷尚

可得駁馬繫迷一名挈櫪故齊豈敢愛之畏人之多

人諺曰上山斫檀挈櫪先殫豈敢愛之畏人之多

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將仲子三章章八句

叔于田刺莊公也叔處于京繕甲治兵以出于田國

人說而歸之

箋

繕之言善也甲鎧也

善也說音悅

鎧若

疏

叔于田三章章五句至歸之

○繕之至

愛反甲鎧○正義曰世本云杼作甲宋仲子云少康子名杼也經典皆謂之甲後世乃各爲鎧箋以今曉古

叔于田巷無居人

傳

叔大叔段也田取禽也巷里塗也

箋

云叔往田國人注心于叔似如無人處

○巷學絳反大音泰

後大叔皆放此

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

箋

云洵信也

言叔信美好而又仁

○洵蘇

疏

叔于至且仁○正義曰此皆悅叔之辭時

人言叔之往田獵也里巷之內全似無復居人豈可實無居人乎有居人矣但不如叔也信美好而且有

仁德國人注心於叔悅之若此而公不知禁故刺之○傳叔大至里塗○正義曰左傳及下篇皆謂之大

叔故傳辨之以明叔與大叔一人其字曰叔以寵祿過度時呼爲大叔左傳謂之京城大叔是由寵而異

其號也此言叔于田下言大叔于田作者意殊無他義也田者獵之別名以取禽于田因名曰田故曰田

取禽也毛曰俟我乎巷謂待我於門外知巷是里內之塗道也○洵信至又仁○正義曰洵信釋詁文

仁是行之美名叔乃作亂之賊謂之信美好而又仁者言國人悅之辭非實仁也

無飲酒

傳

冬獵曰狩

箋

云飲酒謂燕飲也

○狩手又反獵力輒

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

疏

冬獵曰狩○正義曰釋天文

李巡曰圍守取之無所擇也

叔適野巷無服馬

云適之也郊外

曰野服馬猶乘馬也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云武有武節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是野在

郊外也易稱服牛乘馬俱是駕用之義故云服馬猶乘馬也轅兩馬謂之服馬何知此非夾轅之馬而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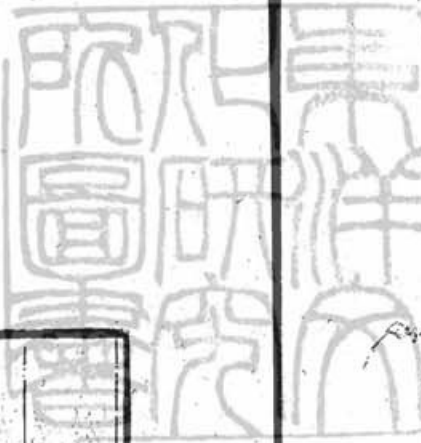
猶乘馬者以上章言無居人無飲酒皆是人事而言此不宜獨言無馬知正謂叔既往田巷無乘馬之人

耳武有武節正義曰文武者人之技能今言美且武悅其為武則合武之要故云有武節言其不

妄為武也

叔于田三章章五句

大叔于田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衆也



而勇本或作而好勇好衍字

階而公不知禁故刺之經陳其善射御之等是多才也禮褻暴虎是好勇也火烈其舉是得衆也

大叔于田乘乘馬叔之從公田也

乘上如字下縮證反後句例爾**執轡如組兩驂如舞**驂之與服和

諧中節**云如組者如織組之為也**在旁曰驂

中竹**叔在藪火烈具舉**藪澤禽之府也烈列具俱

也**云列人持火俱舉言衆同心**藪素口反韓詩

禮褻暴虎獻于公所禮褻肉袒也暴虎空手以搏

之**云獻于公所進於君也**禮本又作袒音但**將**

叔無狃戒其傷女傳狃習也箋云狃復也請叔無復

者愛也○將七羊反請也毋音無本亦疏女○毛以

為大叔往田獵之時乘駕一乘之馬叔馬既良叔之

御人又善執持馬轡如織組織者總紕於此成文

於彼御者執轡於手馬騁於道如織組之為其兩騶

之馬與兩服馬和諧如人舞者之中於樂節也○

乘馬從公田獵叔之在於藪澤也火有行列俱時舉

之言得眾之心故同時舉火叔於是禮去禡衣空手

搏虎執之而獻於公之處所公見其如是恐其更然

謂之曰請叔無習此事戒慎之若復為之其必傷汝

矣言大叔得眾之心好勇如此必將為亂而公不禁

故刺之○鄭唯以狃為復餘同○叔之從公田○

正義曰下云禮禡暴虎獻于公所明公亦與之俱田

故知從公田也○駢駢之至中節○正義曰此經止

云兩駢不言兩服知駢與服和諧中節者以下三章

於此三句皆說兩服兩駢則知此經所云亦總駢服

但馬之中節亦由御善以其篇之首先云御者之良

既言執轡如紕不可更言兩服理則有之故知如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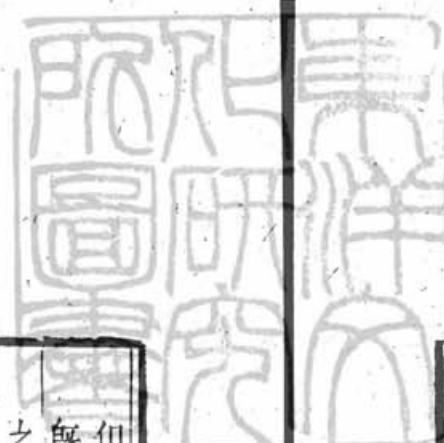
之言兼言服亦中節也此二句言叔之所乘馬良御

善耳非大叔親自御之下言又良御忌乃云叔身善

御○藪澤至具俱○正義曰地官序澤虞云每大

澤大藪小澤小藪注云澤水所鍾水希曰藪然則藪

非一而此云藪澤者以藪澤俱是曠野之地但有水



毛詩疏

卷四之三十四

叔無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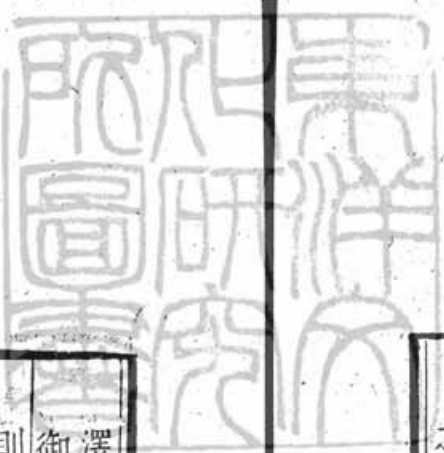
復為也復亦貫習之意故傳以徂復為習也箋以爾雅正訓故以為復**叔于田乘乘黃**
傳四馬皆黃兩服上襄兩驂雁行云兩服中央夾轅

者襄駕也上駕者言為眾馬之最良也雁行者言與中服相次序上襄並如字行戶郎反夾古洽反**叔在藪火烈具揚**
傳揚揚光也叔善射忌又良御忌忌辭也**傳**云良亦

善也忌讀如彼已之子之已音記下皆同**抑馨控**
傳忌抑縱送忌驛馬曰馨止馬曰控發矢曰縱從禽

曰送磬若定反控口貢反驛救領反**疏**叔于至送忌正義曰言

馬在內兩服者馬之上駕也在外兩驂與服馬之行相次序也叔乘此四馬從公田獵叔之在於藪



澤也火有行列俱時揚之叔有多才既善射矣又善御矣抑者此叔能馨驛馬矣又能控止馬矣言欲疾則走欲止則往抑者此叔能縱矢以射禽矣又能縱送以逐禽矣言發則能中逐則能及是叔之善御善射也叔既得眾多才如是必將為亂而公不禁故刺之兩服至次序正義曰小戎云驛驛是中驛

驛是驂驂與中對文則驂在外者為驂則知內者為服故言兩服中央夾轅者也襄駕釋言文馬之上者謂之上駕故知上駕者言眾馬之最上也曲禮注云雁行者與之並差退此四馬同駕其兩服則齊首

兩驂與服馬雁行其首不齊故左傳云如驂之有靳揚揚光正義曰言舉火而揚其光耳非訓揚為光也**傳**驛馬至曰送正義曰此無正文以文承射御之下申說射御之事馬之進退唯驛止而已

遺語也縱謂放縱故知發矢送謂逐後故知從禽于田乘乘揚**傳**驛白雜毛曰揚揚音保依字**兩服**

齊首傳馬首齊也兩驂如手傳進止如御者之手傳

云如人左右手之相佐助也叔在藪火烈具阜傳阜

盛也叔馬慢忌叔發罕忌傳慢遲罕希也傳云田事

且畢則其馬行遲發矢希傳慢莫晏反抑釋棚忌抑

鬯弓忌傳棚所以覆矢鬯弓發弓傳云射者蓋矢發

弓言田事畢傳棚音米所以覆矢也馬云積丸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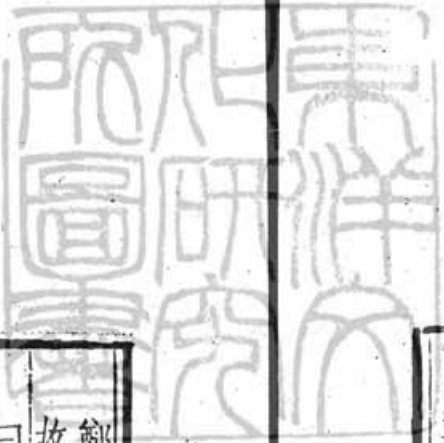
反疏叔于至弓忌傳毛以為叔往田獵之時乘一乘

如御者之手乘此車馬從公田獵叔之在於藪也火

有行列其光俱盛及田之將罷叔之馬既遲矣叔發

矢又希矣及其田畢抑者叔釋棚以覆矢矣抑者叔

執鬯以發弓矣既美叔之多才遂終說其田之事傳



鄭唯如手如人手相助為異餘同以如者此諸外物

故易傳傳驪白雜毛曰鳩傳正義曰釋畜文郭璞

曰今呼之為鳥駝傳慢遲罕希傳正義曰以惰悞

者必遲緩故慢為遲也釋詁云希罕也是罕為希也

傳棚所至發弓傳正義曰昭二十五年左傳云公

徒執冰而踞字雖異音義同服虔云冰積丸蓋杜預

云或說積丸是箭筒其蓋可以取飲先儒相傳棚為

覆矢之物且下句言鬯弓明上句言覆矢可知矣故

云棚所以覆矢鬯者盛弓之器鬯弓謂藏之也

弓而納之鬯中故云鬯弓發弓謂藏之也

大叔于田三章章十句

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

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于竟陳其師旅翔

翔河上久而不召眾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

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

本故作是詩也變好利不顧其君注心於利也禦

狄于竟時狄侵衛○克一本作尅好呼報反注同

亮反御魚呂反疏清人三章章四句至是詩○正

注同翔五羔反疏義曰作清人詩者刺文公也文

公之時將有高克者志好財利見利則為而不顧

其君文公惡其如是而欲遠離之而君弱臣強又

不能以理廢退適值有狄侵衛鄭與衛鄰國恐其

來侵文公乃使高克將兵禦狄於境狄人雖去高

克未還乃陳其師旅翱翔於河上日月經久而文

公不召軍眾自散而歸高克懼而奔陳文公有臣

鄭之公子名素者惡此高克進之事君不以禮也

又惡此文公退之逐臣不以道高克若擁兵作亂

則是危國若將眾出奔則是亡師公子素謂文公

為此乃是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清人之詩以刺



之經三章唯言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之事耳序則

具說翔翔所由作詩之意三句以外皆於經無所

當也○好利至侵衛○正義曰春秋閏公二年

冬十二月狄入衛鄭棄其師左傳曰鄭人惡高克

使帥師次於河上久而不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

鄭人為之賦清人是於時有狄侵衛也衛在河非

禦之春秋經書入衛而箋言侵者狄人初實侵衛

衛人與戰而敗後遂入之此據其初侵故言侵之

案襄十九年晉侯使士句侵齊聞齊侯卒乃還左

傳稱為禮也公羊傳亦云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

大夫然則高克禮當自還不須待召而文公不召

久留河上者其戰伐進退自由將帥若罷兵還國

清人在彭駟介旁傳

清邑也彭衛之河上鄭之郊也

侯有命故善之

其得反國亦當晉

侯有命故善之

介甲也

箋

云清者高克所帥眾之邑也駟四馬也介

音界旁補彭反王云疆也駟四馬也一本駟介四馬也

二矛重英河上乎翺翔

傳重英矛有英飾也

箋

云二矛酋矛夷矛也各有畫

飾○矛莫侯反方言云矛吳揚江淮南楚五湖之間謂之鉞鉞音蚘或謂之鋌鋌音蟬或謂之鏃鏃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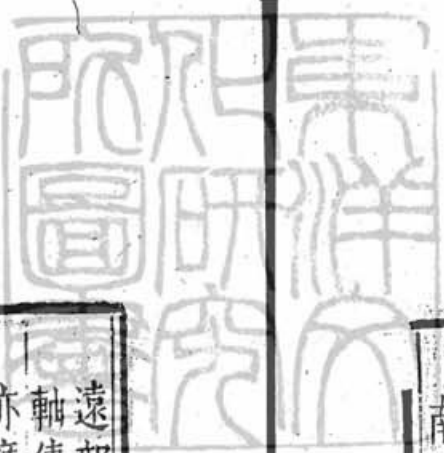
錯工反其柄謂之矜矜郭音巨中反重直疏清人至龍反注下同英如字沈於耕反酋在由反疏翺翔○

正義曰言高克所率清邑之人今在於彭地狄人已去無所防禦高克乃使四馬被甲馳驅游旁旁然

不息其車之上建二種之矛重有英飾河水之上於是翺翔言其不復有事可召之使還而文公不召故

刺也○**傳**清邑至介甲○正義曰序言高克將兵則清人是所將之人故知清是鄭邑言禦狄于境明在

鄭衛境上言翺翔河上是營軍近河而衛境亦至河南故云衛之河上鄭之郊也郊謂二國郊境非近郊



遠郊也碩鼠云適彼樂郊亦總謂境為郊也下言消

軸傳皆以為河上之地蓋久不得歸師有遷移三地亦應不甚相遠故俱於河上介是甲之別名故云介

甲也非山傳云旁旁然不得已則此言旁旁亦為不得已之義與下庶庶為武貌陶陶為驅馳之貌互相

見也○**傳**重英矛有英飾○正義曰重英與二矛共文明是矛飾魯頌說矛之飾謂之朱英則以朱染為

英飾二矛長短不同其飾重累故謂之重英也○**傳**二矛至畫飾○正義曰考工記云酋矛常有四尺夷

矛三尋注云八尺曰尋倍尋曰常酋夷長短名也酋短夷長也是矛有二等也記又云攻國之兵用短守

國之兵用長此禦狄于境是守國之兵用長宜有夷矛故知二矛為酋矛夷矛魯頌以二矛與重弓共文

弓無二等直是一弓而重之則知二矛亦一矛而有二故彼箋云二矛重弓備折壞直是酋矛有二無夷

矛也經言重英嫌一矛有重飾故云各有畫飾言其各自有飾竝

建而重累 **清人在消駟介庶庶** **傳**消河上地也庶

庶武貌。○庶表。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遙。傳重喬累荷

也。云喬矛矜近上及室題所以縣毛羽。○喬毛音

反雉名韓詩作鶴道本又作消遙本又作搖荷舊音

何謂刻矛頭為荷葉相重累也沈胡可反謂兩矛之

飾相負荷也矜字又作榮同巨中反沈又居陵反近

附近之近題音啼題頭也室劔削名也方言云劔削

自河而非燕趙之間謂之室此言室。疏傳重喬累荷

謂矛頭受刃處也削音笑縣音玄。○正義曰釋

詁云喬高高也重喬猶如重英以矛建於車上五兵之

最高者也而二矛同高其高復有等級故謂之重高

傳解稱高之意故言累荷候人傳曰荷揭也謂此二

矛刃有高下重累而相負揭。○喬矛至毛羽。○正

義曰矜謂矛柄也室謂矛之登孔襄十年左傳云舞

師題以旌夏杜預云題識也以大旌表識其行列然

則矛者表識之言箋申說累荷之意言喬者矛之柄

近於上頭及矛之登室之下當有物以題識之其題



識者所以懸毛羽也二矛於其上頭皆懸毛羽以題

識之似如重累相負荷然故謂之累荷也經傳不言

矛有毛羽鄭以時事言。清人在軸駟介陶陶。傳軸河

之猶今之鷲毛稍也。名陶徒報反。左旋右抽中軍

作好。傳左旋講兵右抽抽矢以射居軍中為容好。○

云左左人謂御者右車右也中軍為將也高克之為

將久不得歸日使其御者習旋車車右抽刃自居中

央為軍之容好而已兵車之法將居鼓下故御者在

左。抽勑由反說文作階他牢反云抽刃以。○左旋

毛詩疏

卷四之三十九

及古

之容好言可召而不召故刺之。鄭以高克使御人在車左者習迴旋其車勇士在右者習抽刃擊刺高克自居中央為軍之容好指謂一車之上事也。○
左旋至容好。正義曰毛以為左右中總謂一軍之事左旋以講習兵事在軍之人皆右手抽矢而射高克為將將在軍中以此左旋右抽矢為軍之容好言其無事故道遙也必左旋者少儀云軍尚左注云右陽也陽主生將軍有廟勝之策左將軍為上貴不敗績然則此亦以左為陽故為左旋。○
左旋右為人之右手於事不類故易傳以為一車之事左謂御者在車左右謂勇力之士在車右中謂將居車中也車是御之所主也故習旋迴之事右主持兵故抽刃擊刺之亦是習之也高克自居車中以此一車所為之事為軍之容好成二年左傳說晉之伐齊云卻克將中軍解張御鄭兵緩為右卻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張侯即

解張也卻克傷矢言未絕鼓音是卻克為將在鼓下也張侯傷手而血染左輪是御者在左也此謂將之所乘車耳若士卒兵車則闕宮箋所云兵車之法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御車不在左也此二箋皆言兵車之法則平常乘車不然矣曲禮曰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注云君存惡空其位則人君平常皆在車左御者在中央故月令說耕藉之義云天子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間保介謂車右也置耒耜於車右御者之間御者在車中與兵車異也將居鼓下雖人君親將其禮亦然夏官大僕職云凡軍旅田役贊王鼓注云王通鼓佐擊其餘面是天子親鼓也成二年左傳云齊侯伐我非鄙圍龍齊侯親鼓之是為將乃然故云將居鼓下

清人三章章四句

卷之三章第四

毛詩註疏卷第四

四之二 鄭氏箋 漢鄭氏箋

毛詩註疏卷第四

四之三 鄭氏箋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國風

羔裘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

鄭自莊公而賢者陵遲朝無忠正之臣故刺之

字或作求朝直遙反疏羔裘三章章四句至朝焉

下及注同風福鳳反疏正義曰作羔裘詩者刺

朝也以莊公之朝無正直之臣故作此詩道古之

經之所陳皆古之君子之事也此主刺朝廷之人焉



至刺之。正義曰言謂口道說諸序之言字義多為道就此一釋餘皆從之。下篇之序猶言莊公則此莊公詩也。故言莊公以明之以桓武之世朝多賢臣賢者陵遲自莊公為始故言自也。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傳**如濡潤澤也洵均侯君也。**箋**云

緇衣羔裘諸侯之朝服也言古朝廷之臣皆忠直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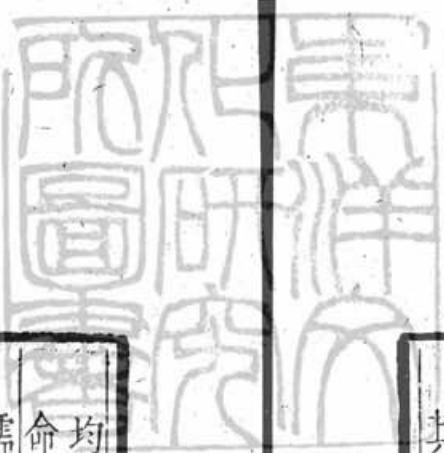
君也君者言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

音旬侯韓詩云侯美也。彼其之子舍命不渝**傳**渝變

也。云舍猶處也之子是子也是子處命不變謂守

死善道見危授命之等。舍音赦王云受也。沈書者反渝以朱反。羔裘

渝。正義曰言古之君子在朝廷之上服羔裘皮為裘其色潤澤如濡溼之然身服此服德能稱之其性行



均直且有人君之度也彼服羔裘之是子其自處性命躬行善道至死不變刺今朝廷無此人也。如濡至侯君。正義曰如似濡溼故言潤澤謂皮毛光色潤澤也洵均釋言文侯君釋詁文定本濡潤澤也無如字。緇衣至畏之。正義曰經云羔裘如緇衣者玉藻云羔裘緇衣以裼之論語云緇衣羔裘是

羔裘必緇衣也士冠禮云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鞶注云衣不言色者衣與冠同也是緇衣為朝服也玉

藻云諸侯朝服以日視朝故知緇衣羔裘是諸侯之朝服也以臣在朝廷服此羔裘故舉以言是皆均直

正君言其有人君之度孔子稱雍也可使南面亦美其堪為人君與此同也正其衣冠以下論語文。渝變。正義曰釋言文。舍猶至之等。正義曰舍息是安處之義故知舍猶處也之子是子也釋訓

文。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傳**豹飾緣以豹皮也孔甚也

。緣悅。彼其之子邦之司直**傳**司直也。疏。羔裘至司

絹反。疏。直。正義

。詩充。卷四之三二。及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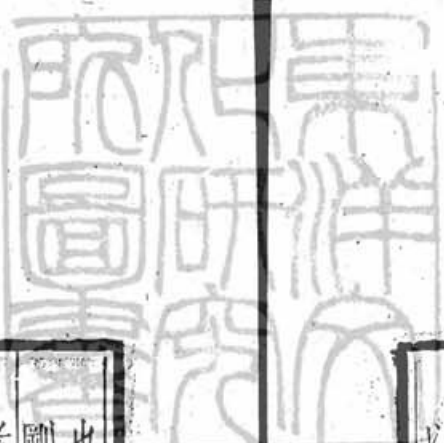
曰言古之君子服羔皮為裘以豹皮為袖飾者其人甚武勇且有力可禦亂也彼服羔裘之是子一邦之人主以為直刺今無此人。傳豹飾至孔甚。正義曰唐風云羔裘豹祛羔裘豹袖然則緣以豹皮謂之為祛袖也禮君用純物臣下之故袖飾異皮孔甚釋言文

晏鮮盛貌三英三德也。傳云三德剛克柔克正直也

粲眾意。晏於諫反。彼其之子邦之彥兮。傳彥士之美稱。稱天。羔裘至彥兮。正義曰言古之君子

人有三種英俊之德粲然而眾多兮彼服羔裘之是子一邦之人以為彥士今刺今無此人。傳三德至眾意。正義曰英俊秀之名言有三種之英故傳以為三德洪範云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

注云正直中平之人克能也剛能柔能謂寬猛相濟以成治立功剛則強柔則弱此陷於滅亡之道非能



也然則正直者謂不剛不柔每事得中也剛克者雖剛而能以柔濟之柔克者雖柔而能以剛濟之故三者各為一德洪範先言正直此引之而與彼倒者以經有正直無剛柔故先言剛柔意明剛能柔能亦為德故也洪範之言謂人性不同各有一德此言三英粲今亦謂朝多賢臣具此三德非一人而備有三德也地官師氏以三德教國子至德敏德孝德彼乃德之大者教國子使知之耳非朝廷之人所能有故知此三德是洪範之三德周語稱三女為粲是粲為眾意。傳彥士之美稱。正義曰釋訓云美士為彥舍人曰國有美士為人所言道

羔裘三章章四句

遵大路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祛兮。傳遵循路道摻擊祛袂也

云思望君子於道中見之則欲擊持其袂而留之起據反袂也擊音覽袂面世反無我惡兮不寔故也

傳寔速也云子無惡我擊持子之袂我乃以莊公

不速於先君之道使我然惡鳥路反注同寔市坎反故也一本作故今後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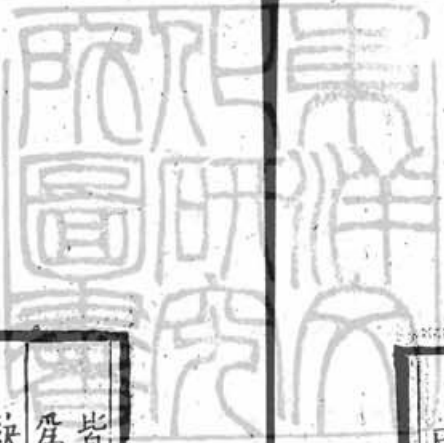
也亦疏遵大至故也。正義曰國人思望君子假說爾一得見之狀言已循彼大路之上今若見此君

子之人我則攬執君子之衣袂兮君子若忿我留之我則謂之云無得於我之處怨惡我留今我乃以莊

公不速於先君之道故也言莊公之意不速於先君之道不愛君子令子去之我以此固留子。

傳遵循至袂袂。正義曰遵循釋詁文地官遂人云澮上有道川上有路對文則有廣狹之異散則道路通也以

摻字從手又與執共文故為攬也說文摻字參此音反聲訓為斂也操字彙此遙反聲訓為奉也二者義



皆小異喪服云袂屬幅袂尺二寸則袂是袂之本袂為袂之末唐羔裘傳云袂袂末則袂袂不同此云袂袂者以袂袂俱是衣袖本末別耳故舉類以曉人唐風取本末為義故言袂末。

傳寔速。正義曰釋詁文舍人曰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云言執手者寔意之速

思望之甚無我醜兮不寔好也傳醜棄也傳云醜亦

惡也好猶善也子無惡我我乃以莊公不速於善道

使我然醜本亦作款又作穀市由反或云鄭音為醜好如字鄭云善也或呼報反

棄。正義曰醜與醜古今字醜惡可棄之物故傳以為棄言子無得棄遺我箋準上章故云醜亦惡意小

耳異耳耳

遵大路二章章四句

女曰雞鳴刺不說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

色也

德

謂士大夫賓客有德者

說音悅下同好呼報反

疏

女曰雞鳴三章章六句至好色。正義曰作女曰雞鳴詩者刺不說德也以莊公之時朝廷之士不悅有德之君子故作此詩陳古之賢士好德不好色之義以刺今之朝廷之人有不悅賓客有德而愛好美色者也經之所陳皆是古士之義好德不好色之事以時人好色不好德故首章先言古人不愛美色下章乃言愛好有德但主為不悅有德而作故序指言刺不悅德也定本云古義無上字實理亦通。德謂至德者。正義曰經陳愛好賓客恩贈問之故知德謂士大夫賓客有德者士大夫君子之總辭未必爵為大夫士也下箋云士大夫以君命出使者義亦然月出指刺好色經無好德之事此則經陳好德文異於彼故於此箋辨其德之所在也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

傳

云此夫婦相警覺以夙興言不

留色也

昧音妹警音景

子興視夜明星有爛

傳言小星已

不見也

箋

云明星尚爛爛然早於別色時

爛力旦反見賢遍

反又如字早音蚤本亦作蚤別色彼列反

將翱將翔弋鳧與鴈

傳間於政

事則翱翔習射

箋

云弋繳射也言無事則往弋射鳧

鴈以待賓客為燕具

弋羊職反鳧音符間音閑繳音灼本亦作縶

疏

女曰

夙興其女曰雞鳴矣而妻起士曰已昧旦矣而夫起夫起即子興也此子於是同興而視夜之早晚明星尚爛然早於別色之時早朝於君君事又早終間暇無事將翱翔以學習射事弋射鳧之與鴈以待賓客為飲酒之羞古士好德不好色如此而今人不好

有德唯悅美色故刺之。**疏**此夫至畱色。正義曰士女相對與語故以夫妻釋之士者男子之美號下傳言間於政事習射待賓客則所陳古士是謂古朝廷大夫士也雞鳴女起之常節昧且士自起之常節皆是自言起節非相告語而云相警覺者見賢思齊君子恆性彼既以時而起此亦不敢淹畱即是相警之義也各以時起是不為色而畱也。**疏**明星至色時。正義曰玉藻說朝之禮云羣臣別色始入以別色之時當入公門故起又早於別色時。**疏**弋繳至燕其。正義曰夏官司弓矢贈矢弗矢用諸弋射注云結繳於矢謂之贈贈高也弗矢象焉弗之言刺也二者皆可以弋飛鳥刺羅之也然則繳射謂以繩繫矢而射也說文云繳謂生絲為繩也下云弋言加之宜言飲酒故知以待賓客為燕飲之具

與子宜之傳

宜肴也

箋

云言我也子謂賓客也所弋

之鳧雁我以為加豆之實與君子共肴也

疏肴音爻本亦作穀

宜言飲酒與子偕老

箋云宜乎我燕樂賓客而飲酒

與之俱至老親愛之言也

疏偕音皆樂音洛下同

琴瑟在御莫

不靜好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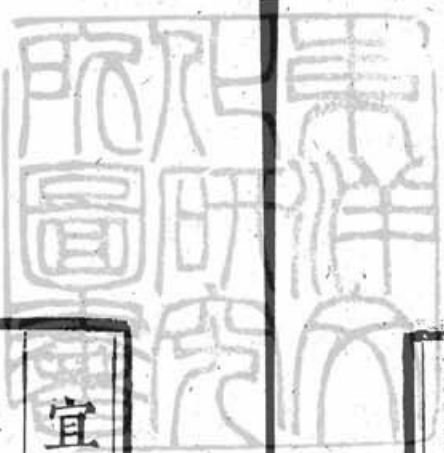
君子無故不徹琴瑟賓主和樂無不安好

疏

弋言至靜好。正義曰此又申上弋射之事弋取鳧雁我欲為加豆之實而用之與子賓客作肴羞之饌共食之宜乎我以燕樂賓客而飲酒與子賓客俱至於老言相親之極沒身不衰也於飲酒之時琴瑟之樂在於侍御有肴有酒又以琴瑟樂之則賓主和樂又莫不安好者古之賢士親愛有德之賓客如是刺今不然。

傳宜肴也。正義曰釋言文李巡曰宜飲酒之肴。**箋**言我至共肴也。正義曰言我釋詁文與之飲酒相親故知子謂賓客故以所射之鳧雁為加豆之實與君子共肴之若然曲禮云凡進食之禮左肴右胾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膾炙處外醢醬處內葱漑處末酒漿處右注云此大夫士與賓客

詩充



燕食之禮其禮食則宜做公食大夫禮云又案公食大夫禮皆無用鳧雁之文此得用鳧雁者公食大夫自是食禮此則飲酒彼以正禮而食此以相好私燕其饌不得同也曲禮所陳燕飲之饌與禮食已自不同明知燕飲之肴又當異於食法故用雁為加豆也牲牢之外別有此肴故謂之加也箋宜乎者謂閒暇無事宜與賓客燕與上宜肴別也○**傳**君子至安好○正義曰解其在御之意由無故不徹故飲則有之曲禮云大夫無故不徹懸士無故不徹琴瑟注云故謂災患喪病傳意出於彼文此古士兼有大夫當云不徹懸而唯言琴瑟者證經之**知子之來之雜佩以琴瑟有樂懸者亦有琴瑟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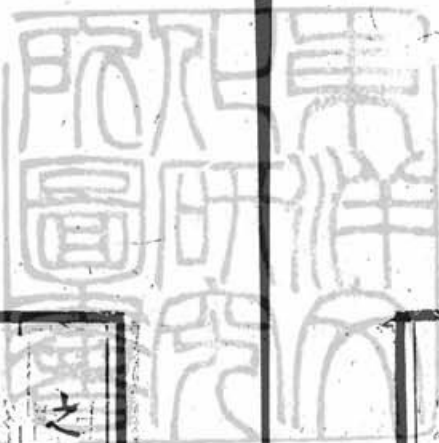
贈之傳

雜佩者珩璜琕瑀衝牙之類

傳

云贈送也我

若知子之必來我則豫儲雜佩去則以送子也與異國賓客燕時雖無此物猶言之以致其厚意其若有



之固將行之士大夫以君命出使主國之臣必以燕

禮樂之助君之歡

○珩音衡佩上玉也璜音黃半璧曰璜琕音居佩玉名瑀音禹石次

玉也衝昌容反狀如牙

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傳

問遺也

傳

云順謂與已和順

○遺尹季反

知子之好之雜

佩以報之傳

云好謂與已同好

○好呼報反注同

疏

知子至

正義曰古者之賢士與異國賓客燕飲相親設辭以愧謝之我若知子之今日必來之我當豫儲雜佩去則以贈送之若知子之與我和順之當豫儲雜佩去則以問遺之若知子之與我和好之當豫儲雜佩去則以報畬之正為不知子之來愧無此物親愛有德之甚言此以致厚意刺今不然○**傳**雜佩至之類○正義曰說文云珩珩上玉也璜半璧也琕佩玉名也瑀玖石次玉也玉藻云佩玉有衝牙注云居中央以

手言政
前後觸也則衝牙亦玉爲之其狀如牙以衝突前後也玉藻說佩有黝珩列女傳稱阿谷之女佩璜而澣下云佩玉瓊琚丘中有麻云貽我佩玖則琚玖與瑀皆是石次玉玖是珮則瑀亦佩也故云雜佩珩璜瑀瑤衝牙之類玉藻又云天子佩白玉諸侯佩山玄玉大夫佩水蒼玉世子佩瑜玉士佩璫玟玉則佩玉之名未盡於此故言之類以包之天官玉府云共玉之服玉佩玉珠玉注引詩傳曰佩玉上有葱珩下有雙璜衝牙蠙珠以納其間下傳亦云佩有琚瑀所以納間謂納衆玉與珩上下之間。贈送至之歡。正義曰上章與賓客飲酒箋不言異國於此言異國者上章燕卽是此客俱辭不言來客非異國至此章言來送之與別故以異國稱之燕禮者諸侯燕聘問之賓與已之羣臣其禮同此朝廷之士與賓客燕樂同國異國其義亦同此篇所陳非言古士獨說外來賓客俱上章不言外來賓客有國內賓客此章必是異國耳又稱臣無境外之交所以得與異國賓客燕者士大夫以君命出使他國主國之臣必以燕禮樂之

助主君之歡心故得與之燕也聘禮云公於賓一食再饗大夫於賓一饗一食不言燕者以燕非大禮故不言之饗食猶尚有之明當燕樂之矣。問遺。正義曰曲禮云凡以苞苴篋筭問人者哀二十六年左傳云衛侯使以弓問子貢皆遺人物謂之問故云問遺也問之者卽出已之意施遺前人報之者彼能好我報其恩惠贈之者以物與之送之與別其實一也所從言之異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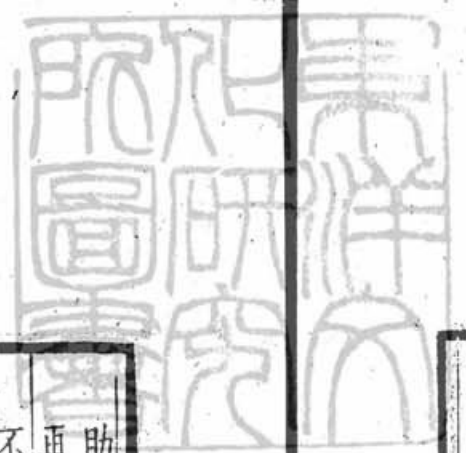
女曰雞鳴三章章六句

有女同車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于齊太子忽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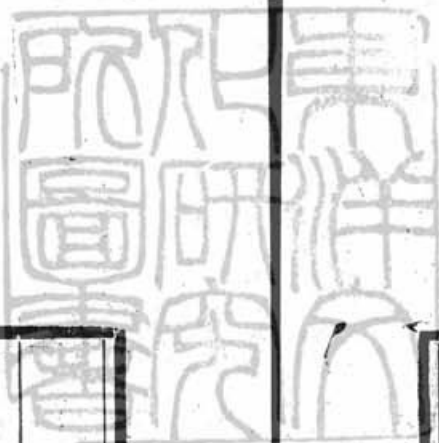
有功于齊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

國之助至於見逐故國人刺之忽鄭莊公世子

祭仲逐之而立突。天子音泰妻七計反以女適人曰妻取如字又促句反下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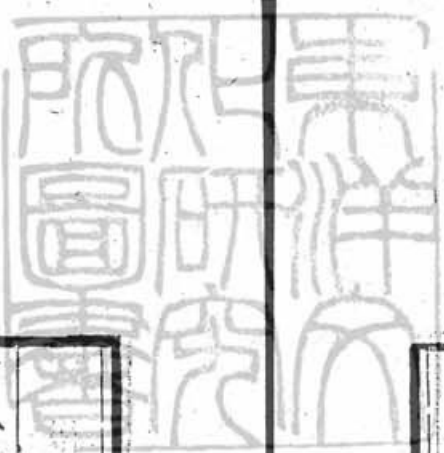


疏有女同車二章章六句至刺之。正義曰作有女同車詩者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於齊對齊為文故言鄭人既總敘經意又申說之。此太子忽嘗有功於齊齊侯喜得其功請以女妻之。此齊女賢而忽不娶山其不與齊為婚卒以無大國之助至于見逐棄國出奔故國人刺之。忽宜娶齊女與之同車而忽不娶故經二章皆假言鄭忽實娶齊女與之同車之事以刺之。桓六年傳曰北戎侵齊齊侯使乞師於鄭鄭太子忽帥師救齊六月大敗戎師獲其二師大良少良甲首三百以獻於齊是太子忽嘗有功於齊也。傳又云公之未昏於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太子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為君子曰善自為謀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固辭人問其故太子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令之若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婚也。人其謂我何遂辭諸鄭伯如左傳文齊侯前欲以文姜妻忽後復欲以他女妻



忽再請之此言齊女賢而忽不娶不娶謂復請妻者非文姜也。鄭志張逸問曰此序云齊女賢經云德音不忘文姜內淫適人殺夫幾亡魯國故齊有雄狐之刺魯有傲笱之賦何德音之有乎答曰當時佳耳後乃有過或者早嫁不至於此作者據時而言故序達經意如鄭此答則以為此詩刺忽不娶文姜案此序言忽有功於齊齊侯請妻之則請妻在在後妻之後齊女賢而忽不娶其文又在其下明是在後妻之賢安得以為文姜乎又桓十一年左傳曰鄭昭公之敗北戎也齊人將妻之昭公辭祭仲曰必娶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弗從夏鄭莊公卒秋昭公出奔衛傳亦以出奔之年追說不婚於齊與詩刺其意同也。張逸以文姜為問鄭隨時答之此箋不言文姜鄭志未為定解也。若然前欲以文姜妻之後欲以他女妻之他女必幼於文姜而經謂之孟姜者詩人以忽不娶言其身有賢行大國長女刺忽應娶不娶何必實賢實長也。桑中刺奔相竊妻妾言孟姜孟庸孟弋責其大

國長女為此姦淫其行可恥惡耳何必三姓之女皆處長也此忽實不同車假言同車以刺之足明齊女未必實賢實長假言其賢長以美之不可執文以害意也此陳同車之禮欲忽娶為正妻也案隱八年左傳云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媯則是已娶正妻矣齊侯所以得請妻之者春秋之世不必如禮或者陳媯已死忽將改娶二者無文以明之此請妻之時在莊公之世不為莊公詩者不娶齊女出自忽意及其在位無援國人乃追刺之序言嘗有功於齊明是忽為君後追刺前事非莊公之時故不為莊公詩也傳稱忽不娶文姜君子謂之善自為謀則是善忽矣此詩刺之者傳言善自為謀言其謀不及國故再發傳以言忽之無援非善之也。**忽鄭至立突。**正義曰經書鄭世子忽是為莊公子也桓十一年左傳曰祭仲有寵於莊公為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於鄭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



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九月丁亥昭公奔衛已亥厲公立是祭仲逐之而立突也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傳**親迎同車也舜木槿也**箋**云鄭

人刺忽不娶齊女親迎與之同車故稱同車之禮齊

女之美○同車讀與何彼禮矣詩同舜尸順反華讀亦與召南同下篇放此迎魚敬反下同謹音

將翱將翔佩玉瓊琚**傳**佩有琚瑀所以納問彼美

孟姜洵美且都**傳**孟姜齊之長女都閑也**箋**云洵信

也言孟姜信美好且閑習婦禮○洵恤**疏**有女至且

曰鄭人刺忽不娶齊女假言忽實娶之與之同車言有女與鄭忽同車此女之美其顏色如舜木之華然其將翱將翔之時所佩之玉是瓊琚之玉言其玉聲和諧行步中節也又歎美之言彼美好之孟姜信美

好而又且閑習於婦禮如此之美而忽不娶使無大國之助故刺之。**傳**親迎至木槿。正義曰士昏禮云婿揖婦出門乃云婿御婦車授綬是親迎之禮與婦同車也釋草云椶木槿木槿樊光曰別三名也其樹如李其華朝生暮落與草同氣故在草中陸璣疏云舜一名木槿一名椶一名曰椶齊魯之間謂之王蒸今朝生暮落者是也五月始華故月令仲夏木槿榮。**傳**都閑。正義曰都者美好閑習之言故為閑也司馬相如上林賦云妖冶閑都亦以都為閑也。**有女同行顏如舜英****傳**行

行道也英猶華也。**傳**云女始乘車婿御輪三周御者

代婿。**傳**婿音細將翔將翔佩玉將將**傳**將將鳴玉而

後行。**傳**將將七羊彼美孟姜德音不忘**傳**云不忘者

後世傳其道德。**傳**直**傳**昏義文也御者代婿即先



道而行故引之以證同道之義。**傳**將將鳴玉而後行。正義曰此解鏘鏘之意將動而玉已鳴故於將翔將翔之時已言佩玉鏘鏘也上章言玉名此章言玉聲互相足

有女同車二章章六句

山有扶蘇刺忽也所美非美然**傳**言忽所美之人實

非美人。**傳**蘇如字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不美

用臣不得其宜鄭以上章言用之失所下章言養

之失所箋傳意雖小異皆是所美非美人之事定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傳**興也扶蘇扶胥小木也荷華扶

渠也其華菡萏言高下大小各得其宜也。**傳**云興者

扶胥之木生於山喻忽置不正之人于上位也荷華

生于隰喻忽置有美德者于下位此言其用臣顛倒

失其所也○胥音疎又相如反藹本作猷又作荅戶

華也未開曰藹藹已發曰芙蓉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傳子都世之美好者也狂狂人也且辭也云人之

好美色不往觀子都乃反往觀狂醜之人以興忽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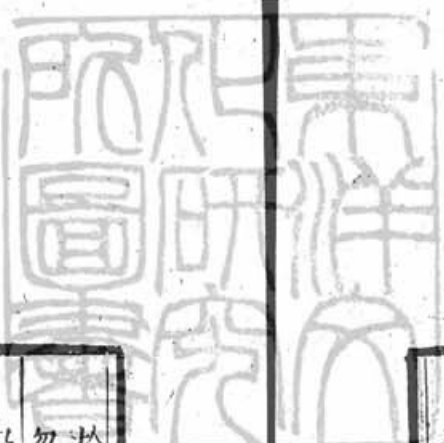
善不任用賢者反任用小人其意同○狂求匡反且

美色呼報反下同觀疏山有至狂且○毛以為山上

都杜反本亦作睹有扶蘇之木隰中有荷華之

草木生於山草生於隰高下各得其宜以喻君子上

小人枉下亦是其宜今忽置小人於上位置君子



於下位是山隰之不如也忽之所愛皆是小人我適

忽之朝上觀其君臣不見有美好之子閑習禮法者

乃唯見狂醜之昭公耳言臣無賢者君又狂醜故以

刺之鄭以高山喻上位下隰喻下位言山上有扶蘇

之小木隰中有荷華之茂草小木之處高山茂草之

生下隰喻忽置不正之人於上位置美德之人於下

位言忽用臣顛倒失其所也忽之所以然者由不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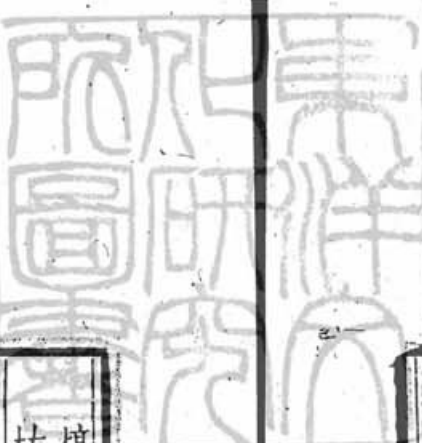
善惡之故有人自言愛好美色不往見子都之美好

閑習者乃往見狂醜之人喻忽之好善不任用賢者

反任用小人所美非美故刺之○傳扶蘇至其宜○

正義曰毛以下章山有喬松是木則扶蘇是木可知

是草之茂者今舉山有小木隰有茂草為喻則以山喻上位隰喻下位小木喻小人茂草喻美德故易傳喻忽置不正之人於上位置美德於下位。○子都至且辭。正義曰都謂美好而閑習於禮法故云子都世之美好者也狂者狂愚之人下傳以狡童為昭公則此亦謂昭公也狡童皆以為義嫌且亦為義故云且辭。○人之至意同。正義曰箋以子都謂美麗閑習者也都是美好則狂是醜惡舉其見好醜為言則是假外事為喻非朝廷之上有好醜也故知此以人之好美色不往觀美乃往觀惡與忽之好善不任賢者反用小人。○山有橋松隰有游龍。○松木也龍紅草也。○云游龍猶放縱也橋松在山上喻忽無恩澤於大臣也紅草放縱枝葉於隰中喻忽聽恣小臣此又言養臣顛倒失其所也。○橋本亦作喬毛作橋其驕反王云高也鄭作



橋苦老反
枯槁也

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子充良人也狡童

昭公也

云人之好忠良之人不往觀子充乃反往

觀狡童狡童有貌而無實

狡古

疏

山有至狡童。毛以為山上有

喬高之松木隰中有放縱之龍草木生於山草生於隰高下得其宜以喻君子在上小人在下亦是其宜也忽之所愛皆是小人我適忽之朝上觀其君臣不見有美好之子充實忠良者乃唯見此壯狡童昏之昭公言臣無忠良君又昏愚故刺之鄭以為山上有枯槁之松木隰中有放縱之龍草松木雖生高山而柯條枯槁龍草雖生於下隰而枝葉放縱喻忽之養臣君子在於上位則不加恩澤小人在於下位則祿賜豐厚言忽養臣顛倒失其所也忽之所以然者由不識善惡之故有人自言愛好忠良不往見子之充實之善人乃往見狡好之童穉有貌無實者以喻忽

之好善不任用賢者反任用小人故刺之。○**傳**松木至紅草。正義曰傳以橋松共文嫌為一木故云松木以明橋非木也釋草云紅龍古其大者歸舍人曰紅名龍古其大者名歸是龍紅一草而別名故云龍紅草也陸璣疏云一名馬蓼葉大而赤白色生水澤中高丈餘據上章之傳正取高下得宜為喻不取橋游為義。○**傳**游龍至其所。正義曰此章直名龍耳而言游龍知謂枝葉放縱也箋以作者若取山木隰草為喻則當指言松龍而已不應言橋游也今松言橋而龍云游明取橋游為義山上之木言枯槁隰中之草言放縱明橋松喻無恩於大臣游龍喻聽恣於小臣言養臣顛倒失其所也孫毓難鄭云箋言用臣顛倒置不正於上位上位大臣也置有美德於下位下位小臣也則其養之又無恩於所寵而聽恣於所薄乎以箋為自相違戾斯不然矣忽之羣臣非二人而已用臣則不正者在上有美德者在下養臣則薄於大臣厚於小臣此二者俱為不可故二章各舉以刺忽。○**傳**子充至昭公。正義曰充者實也言其性



行充塞良善之人故為良人下篇刺昭公而言彼狡童兮是斥昭公故以狡童為昭公也。○**傳**人之至無實。正義曰充是誠實故以忠良言之充為性行誠實則知狡童是有貌無實者也狡童謂狡好之童非有指斥定名也下篇刺昭公之身此篇刺昭公之所美非美養臣失宜不以狡童為昭公故易傳以為人之好忠良不觀子充而觀狡童以喻昭公之好善不愛賢人而愛小人也孫毓云此狡狡好之狡謂有貌無實者也云刺昭公而謂狡童為昭公於義雖通下篇言昭公有狂狡之志未可用也箋義為長

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

稗兮刺忽也君弱臣強不倡而和也

箋不倡而和君

臣各失其禮不相倡和

○稗他洛反倡昌亮反本又作唱注下同和胡臥反

注下

擇兮擇兮風其吹女

傳興也擇槁也人臣待君倡而後

和云槁謂木葉也木葉槁待風乃落興者風喻號

令也喻君有政教臣乃行之言此者刺今不然苦老

反叔兮伯兮倡予和女叔伯言羣臣長幼也君倡

臣和也云叔伯羣臣相謂也羣臣無其君而行自

以強弱相服女倡矣我則將和之言此者刺其自專

也叔伯兄弟之稱長竹丈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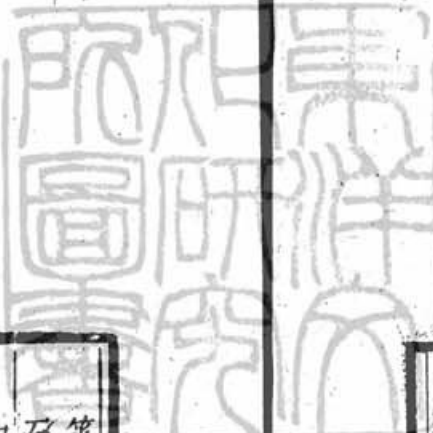
疏以爲落葉謂之擇稱尺證反

詩人謂此擇兮擇兮汝雖將墜於地必待風其吹女

然後乃落以與謂此臣兮臣兮汝雖職當行政必待

君言倡發然後乃和汝鄭之諸臣何故不待君倡而

後和又以君意責羣臣汝等叔兮伯兮羣臣長幼之



等倡者當是我君和者當是汝臣汝何不待我君倡

而和乎鄭下二句與毛異其在箋

傳擇槁至後和正義曰七月云十月隕擇傳云擇落也然則落

葉謂之擇此云擇槁者謂枯槁乃落故箋云槁謂木

葉是也木葉雖槁待風吹而後落故以喻人臣待君

倡而後和也叔伯至臣和正義曰士冠禮爲

冠者作字云伯某甫仲叔季唯其所當則叔伯是長

幼之異字故云叔伯言羣臣長幼也謂總呼羣臣爲

叔伯也言君倡臣和解經倡予和汝言倡者當是我

君和者當是汝臣叔伯至之稱正義曰箋以

叔伯長幼之稱予汝相對之語故以爲叔伯羣臣相

今擇兮風其漂女

傳漂猶吹也

漂匹遙反

叔兮伯

本亦作飄

及古

兮倡予要女

傳要成也。要於遙。反注同。

擇兮二章章四句

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

箋權臣

擅命祭仲專也

疏狡童二章章四句。正義曰：權者稱也，所以銓量輕重大臣專國之政，輕重由之，是之謂權臣也。擅命謂專擅國之教命有所號令，自以已意行之，不復諮白於君，鄭忽之臣有如此者，唯祭仲耳。桓十一年左傳稱祭仲為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是忽之前立祭仲專政也。其年宋人誘祭仲而執之，所立突祭仲逐忽立突，又專突之政，故十五年傳稱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婿雍糾殺之，祭仲殺雍糾厲公奔蔡，祭仲又迎昭公而復立，是忽之復立祭仲又專此當是忽復立時事也。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
傳昭公有壯狡之志
箋云不與我言者賢者欲與忽圖國之政事而忽不能受之故云然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
傳憂懼不遑餐也
七丹反遑
疏彼狡至餐兮。正義曰：賢人欲與忽圖音皇暇也。事而忽不能受，忽雖年長而有壯狡之志，童心未改，故謂之為狡童。言彼狡好之幼童兮，不與我賢人言說國事兮，維子昭公不與我言之故，至令權臣擅命國將危亡，使我憂之不能餐食兮，憂懼不暇餐言已憂之甚也。
傳昭公至之志。正義曰：解呼昭公為狡童之意，以昭公雖則年長而有幼壯狡好作童子之時之志，故謂之狡童。襄三十一年左傳稱魯昭公年十九矣，猶有童心亦此類也。
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
傳不與賢人共食祿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傳憂不能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

傳昭公有壯狡之志

箋云不與

我言者賢者欲與忽圖國之政事而忽不能受之故

云然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

傳憂懼不遑餐也

七丹反遑
疏彼狡至餐兮。正義曰：賢人欲與忽圖

音皇暇也。事而忽不能受，忽雖年長而有壯狡之

志，童心未改，故謂之為狡童。言彼狡好之幼童兮，不

與我賢人言說國事兮，維子昭公不與我言之故，至

令權臣擅命國將危亡，使我憂之不能餐食兮，憂懼

不暇餐言已憂之甚也。
傳昭公至之志。正義曰：解呼昭公為狡童之意，以昭公雖則年長而有幼壯

息也

狡童二章章四句

褻裳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已也

狂童恣行謂突與忽爭國更出更入而無大國正

之○褻起連反本或作驚說文云褻袴也○**疏**褻裳

章五句至正已○正義曰作褻裳詩者言思見正

也所以思見正者見者自彼加已之辭以國內有

狂悖幼童之人恣極惡行身是庶子而與正適爭

國禍亂不已無可奈何是故鄭國之人思得大國

之正已欲人國以兵征鄭正其爭者之是非欲令

去突而定忽也經二章皆上四句思大國正已下

句言狂童恣行序以由狂童恣行故思大國正已

經先述思大國之言乃陳所思之意故復言狂童

之狂所以經序倒也○**箋**狂童至正之○正義曰

忽是莊公世子於禮宜立非詩人所當疾故知狂

童恣行謂突也忽以桓十一年繼世而立其年九

月經書突歸於鄭鄭忽出奔衛是突入而忽出也

桓十五年經書鄭伯突出奔蔡鄭世子忽復歸於

鄭是忽入而突出也故云與忽更出更入於時諸

侯信其爭競而無大國之正者故思之也此箋言

更出更入而無大國正之則是忽復立之時思大

子惠思我褻裳涉溱

傳

惠愛也溱水名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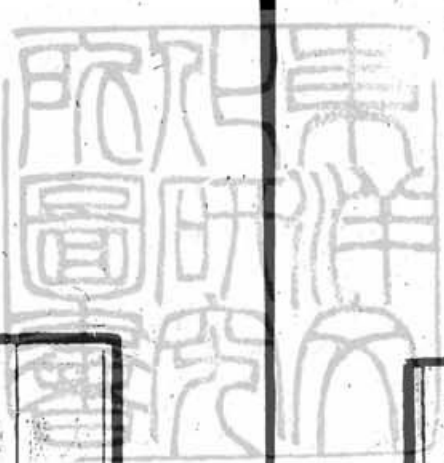
箋

云子者斥

大國之正卿子若愛而思我我國有突篡國之事而

可征而正之我則揭衣渡溱水往告難也

○溱側巾反篡初患



反揭欺例反又起
列反難乃且反
子不我思豈無他人
云言他人

者先鄉齊晉宋衛後之荆楚
○鄉香亮反
狂童之狂
本亦作向

也且
狂行童昏所化也
疏
云狂童之人日為狂行

故使我言此也
○且子餘
疏
子惠至也且○正義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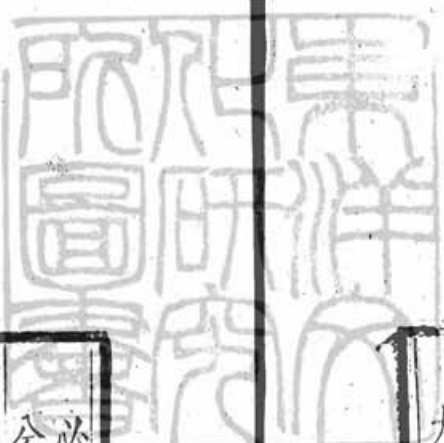
何息得大國正之乃設言以語大國正卿曰子大國
之卿若愛而思我知我國有突篡國之事有心欲征

而正之我則褰衣裳涉漆水往告難於子矣若子大
國之卿不於我鄭國有所思念我豈無他國疏遠之

人可告之乎又言所以告急之意我國有狂悖幼童
之人日日益為此狂行也是為狂不止故所息大國

止之○**傳**惠愛至水名○正義曰惠愛釋詁文漆洧
鄭國之水自鄭而適他國當涉之也○**傳**子者至告

難○正義曰序言息大國之正已則意欲告者將告
大國之正卿謂卿之長者執一國之政出師征伐事



必由之故知子者斥大國之正卿也宛丘云子之湯
今山有樞云子有衣裳子皆斥君可知此子不斥大
國之君者鄰國之君爵位尊重鄭人所告不宜徑告
於君國之政教正卿所主且云子惠息我平等相告
之辭故知子者必是大國正卿又下云子不我思豈
無他人則他人與此子者正以有親疎之異而尊卑
同也謂他國者為人為士非斥國君則知子者亦非
國君矣他人他士是他國之卿明知子者亦大國之
卿也若然論語及左傳說陳恆弑其君孔子告於哀
公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
不敢不告公曰告夫三子彼述孔子之意以為君使
之告臣非禮也此所以不告其君而告臣者彼孔子
是國內之人勸君行義不可則止哀公不能自專其
事反令孔子告臣故孔子以為不可此則鄭國之人
欲告他國不敢徑告其君故當告其大臣使之致達
於君與彼不同漆洧大水未必褰裳可渡示以告難
之疾意耳○**傳**言他至荆楚○正義曰言子不我思
乃告他人是先告近鄰後告遠國齊晉宋衛諸夏大

國與鄭境接連楚則遠在荊州是南夷大國故箋舉以為言見子與他人之異耳其實大國非獨齊晉他人非獨荆楚也定本云先嚮齊晉宋衛後之荆楚也義亦通若然案春秋突以桓十五年入於鄭之櫟邑其年冬經書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于袤伐鄭十六年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左傳稱謀納厲公也則是其諸侯皆助突矣而云告齊晉宋衛者此述鄭人告難之意耳非言諸侯皆助忽故言子不我思豈無他人是謂侯國不思正已故有遠告他人之志若當時大國皆不助突自然征而正之鄭人無所可思由宋衛蔡魯助突為篡故思大國正已耳○**傳**狂行童昏所化○正義曰此狂童斥突也狂童謂狂頑之童稚狂童之狂也且言其日益為狂故傳解其益狂之意言突以狂行童昏其所風化於人人又從之徒眾漸多所以益為狂行作亂不已故鄭人思欲告急也狂行謂篡其國是疏狂之行童昏謂年在幼童昏闇無知鄭突時年實長**子惠思我褰裳涉洧**以其志似童幼故以童名之

洧水名也

洧于軌反

子不我思豈無他士

傳士事也

箋

云他士猶他人也大國之卿當天子之上士狂童之

狂也且

疏

其堪任於事謂之為士故箋云他士猶他人

人正謂遠國之卿也所以謂為士者大國之卿當天子之上士故呼卿為士也春官典命云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以大夫既四命則上士當三命也故注云王之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又云公之孤四命其卿二命侯伯之卿亦如之是大國之卿亦三命當天子之上士也曲禮曰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襄二十六年左傳曰晉韓宣子聘于周王使請事對曰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宰旅是由命與王之士同故稱士也

褰裳二章章五句

卷之三 詩經注疏

士國公孫士也

子國十士也 詩經事降而晉其詩經事降而晉其

夫人天年之國四索士第二十大夫亦或同晉詩經

又廷公之德四命其德二命對前之德亦或大夫

命其德六命其大夫四命其大夫四命其大夫四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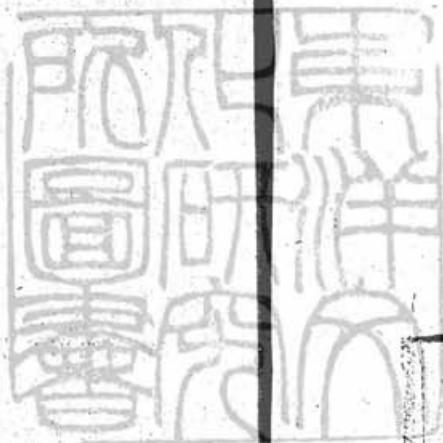
人止階殺國之節也 禮以國大夫四命其大夫四命

其也 禮以國大夫四命其大夫四命其大夫四命

毛詩注疏卷第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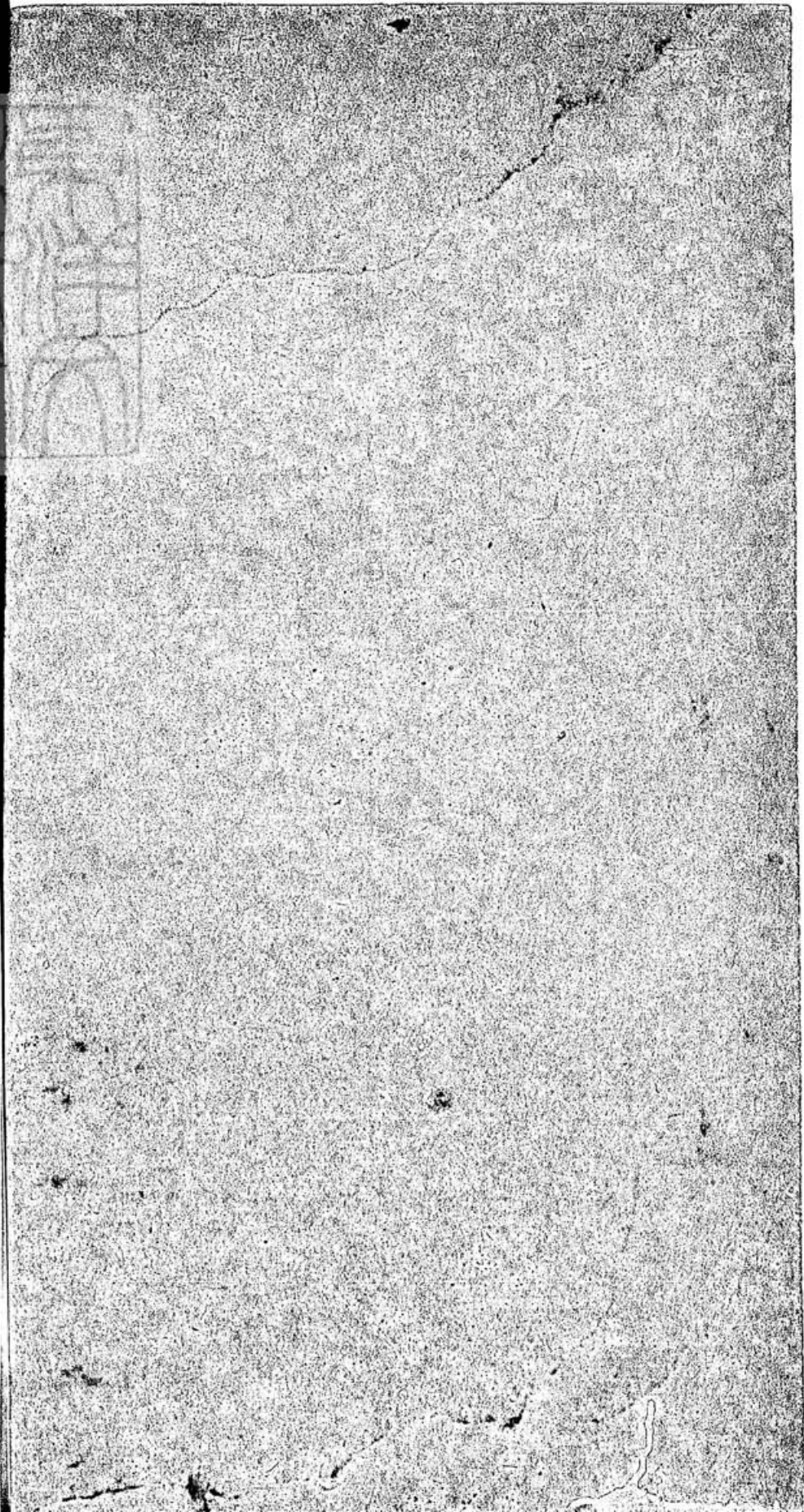
四之三

詩經注疏卷第四 四之三



所
圖
書

所
圖
書



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

No. 2390





毛詩註疏卷第四

四之四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國風

丰刺亂也昏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

隨

昏姻之道謂嫁娶之禮

○丰芳凶及面貌豐滿也方言作姪缺丘

悅反倡昌亮

疏

丰四章二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反和胡臥反

女隨一事耳以夫婦之道是陰陽之義故相配言之經陳女悔之辭上二章悔已前不送男下二章

欲其更來迎已皆是男行女不隨之事也○昏姻至之禮○正義曰男以昏時迎女女因男而來

嫁謂女適夫家娶謂男往娶女論其男女之身謂之嫁娶指其好合之際謂之昏姻嫁娶昏姻其事是一故云昏姻之道謂嫁娶之禮也若指男女之身則男以昏時取婦婦因男而來昏姻之名本生於此若以婦黨婿黨相對為稱則釋親所云婿之父為姻婦之父為昏婦之黨為婚兄弟婿之黨為姻兄弟是婦黨稱昏婿黨稱姻也對文則有異散則可以通我行其野箋云新特謂外昏為婦為昏也隱元年左傳說葬之月數云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

傳

丰豐滿也巷門外也

箋

云子

謂親迎者我我將嫁者有親迎我者面貌丰丰然豐滿善人也出門而待我於巷中

箋 迎魚敬反

悔予不

送兮

傳

時有違而不至者

箋

云悔乎我不送是子而



去也時不送則為異人之色後不得耦而思之

箋 為

反

疏

予之至送兮。正義曰鄭國衰亂昏姻禮廢有男親迎而女不從後乃追悔此陳其辭也言往

日有男子之顏色丰然豐滿是善人今來迎我出門而待我於巷中兮予當時別為他人不肯共去今日悔恨我本不送是予兮所為留者亦不得為耦由此故悔也。**傳** 丰豐至門外。正義曰丰者面色丰然故為豐滿也叔于田傳六巷里塗此言門外者以迎婦自門而出故繫門言之其實巷是門外之道與里塗也

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

傳

昌盛壯貌

箋

云堂當

為根根門柵上木近邊者

箋 堂竝如字門堂也鄭峻作根直庚反柵本作闔苦

本反近附

悔予不將兮

傳

將將也

箋

云將亦送也

疏

不肯共去今日悔我本不共是子行去兮。鄭以堂
為振將為送為異餘同。昌盛壯貌。正義曰此
傳不解堂之義王肅云升于堂以俟孫毓云禮門側
之堂謂之塾謂出俟於塾前詩人此句故言堂耳毛
無易字之理必知其不與鄭同按此篇所陳庶人之
事人君之禮尊故於門設塾庶人不必有塾不得待
之於門堂也著云俟我於堂文與著庭為類是待之
堂室非門之堂也士昏禮主人揖賓入于廟主人升
堂西面賓升堂北面奠雁再拜稽首降出婦從降自
西階是則士禮受女於廟堂庶人雖無廟亦當受女
於寢堂故以王為毛說。堂當至邊者。正義曰
箋以著篇言堂文在著庭之下可得為廟之堂此篇
上言於巷此言於堂巷之與堂相去懸遠非為文次
故轉堂為振振是門柵上登木近門之兩邊者也釋
宮云柵謂之閭振謂之楔孫炎曰柵門限也李巡曰
振謂柵上兩傍木止言待於閭外此言待之於門事
之次故易
為振也

衣錦褰衣裳錦褰裳

傳衣錦褰裳嫁者之



服云褰禪也蓋以禪毅為之中衣裳用錦而上加

禪毅焉為其文之大著也庶人之妻嫁服也士妻紵

衣纁神。衣錦如字或音於記反下章放此褰衣

反大音泰舊勅賀反紵側基反本或作叔兮伯兮

純又作緇並同纁許云反神如鹽反

予與行叔伯迎已者傳云言此者以前之悔今則

叔也伯也來迎已者從之志又易也疏衣錦

行。正義曰此女失其配耦悔前不行自說衣服之

備望夫更來迎已言已衣則用錦為之其止復有禪

衣矣裳亦用錦為之其上復有禪裳矣言已衣裳備

得從男陳行嫁之事云已有此服故知是嫁者之服也婦人之服不殊裳而經衣裳異文者以其衣裳別名詩須韻句故別言之耳其實婦人之服衣裳連俱用錦皆有襲下章倒其文故傳衣錦襲裳互言之。○
襲禪至纁。○正義曰玉藻云禪為綱綱與襲音義同是襲為禪衣裳所用書傳無文而婦人之服尚輕細且欲露錦文必不用厚繒矣故云蓋以禪穀為之禪衣在外而錦衣在中故言中衣裳用錦而上加禪穀焉中庸引此詩乃云為其文之太著也故箋依用之傳直言嫁者之服故又申之云庶人之妻嫁服若上妻則紵衣纁袖士昏禮云女次紵衣纁袖立於房中南面注云次首飾也紵衣絲衣女從者畢衿玄則此亦玄矣袖亦緣也袖之言任也以纁緣其衣象陰氣上任也凡婦人之服不常施袖之衣盛昏禮為此服耳是士妻嫁時服紵衣纁袖也。○傳叔作迎已者。○正義曰欲其駕車而來故斥迎已者也迎已者一人而已叔伯並言之者此作者設為女悔之辭非知此女之夫實字叔伯託而言之耳箋言志又易者



以不得配耦志又變易於前故叔伯來則從之也 **裳錦襲裳衣錦襲衣叔兮**

伯兮駕予與歸

丰四章二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

東門之墀刺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

○音善

依字當作墀此序舊無注而崔集注東門之墀本有鄭注云時亂故不得待禮而行東門之墀句至奔者也。○正義曰經二章皆女奔男之事也上篇以禮親迎女尚違而不至此復得有不得禮而相奔者私自姦通則越禮相就志畱他色則依禮不行二者俱是浮風故名曰為刺也

東門之墀茹蘆在阪

傳

東門城東門也墀除地町町者

茹蘆茅蒐也男女之際近而易則如東門之墀遠而

難則茹葦在阪 **變** 云城東門之外有墀墀邊有阪茅

蒐生焉茅蒐之為難淺矣易越而出此女欲奔男之

辭 ○茹音如後篇同葦力於反茹葦茅蒐菑草也後

篇阪音反反又符板反町吐鼎反又徒冷反茅貌

交 **其室則邇其人甚遠** **傳** 邇近也得禮則近不得禮

則遠 **變** 云其室則近謂所欲奔男之家望其來迎已

而不來則為遠 **疏** 東門至甚遠○毛以為東門之墀

則為礙阻其登陟則難言人之行者踐東門之墀則

易登茹葦在阪則難越以與為婚姻者得禮則易不

得禮則難婚姻之際非禮不可若得禮其室則近人

遠不可為婚矣是男女之交不可無禮今鄭國之女

有不待禮而奔男者故舉之以刺當時之淫亂也○



鄭以為女欲奔男之辭東門之外有墀墀之邊有阪

茹葦之草生於阪上女言東門之外有墀茹葦在於

阪上其為禁難淺矣言其易越而出與已未嫁之

女父兄之禁難亦淺矣言其易可以奔男止自男不

來迎已耳又言已所欲奔之男其室去此則近為不

來迎已雖近難見其人甚遠不可得從也欲使此男

迎已已則從之是不待禮而相奔故刺之 **傳** 東門

至在阪○正義曰出其東門有女如雲是國門之外

見女也東門之池可以漚麻是國門之外有池也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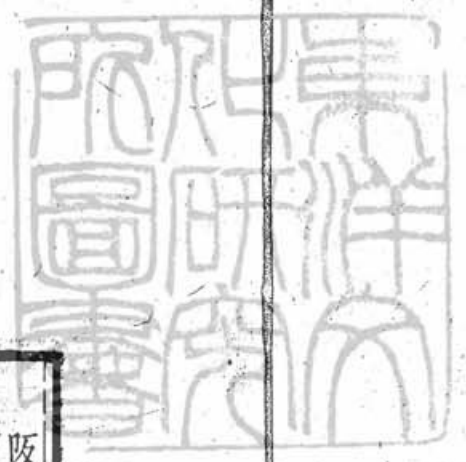
知諸言東門皆為城門故云東門城東門也襄二十

毛詩疏

卷四之四十五

及

地血齊人謂之茜徐州人謂之牛蔓然則今之萋草是也男女之際者謂婚姻之禮是男女交際之事禮記大傳云異姓主名洽際會亦謂婚禮交際之會也以壇坂者各自為喻壇是平地又除治阪是高阜又草生焉人欲踐之則有難易以喻婚姻之道有禮無禮之難易故云男女之際近而易則如東門之壇遠而難則如茹蕙在阪也阪云遠而難則壇當云近而易不言而易可知而省文也壇阪可以喻難易耳無遠近之象而云近遠者以壇繫東門言之則近在門外阪不言所托則遠於東門矣且下句言則邇甚遠故傳顧下經以遠近解之下傳云得禮則近不得禮則遠還與此傳文相成爲始終之說○城東至之辭○正義曰箋以下章栗與有踐家室連文以此章壇與茹蕙在阪連文則是同在并處不宜分之爲二故易傳以爲壇邊有阪栗在室內得作一與共爲女辭阪是難登之物茅蒐延蔓之草生於阪上行者之所以小難但爲難淺矣易越而出以自喻已家禁難亦淺矣易以奔男是女欲奔男令迎已之辭也若然



阪有茹蕙可爲小難壇乃除地非爲阻難而亦言之者物以高下相形欲見阪之難登故先言壇之易踐以形見阪爲難耳不取易爲義也○**傳**邇近至則遠室內而云室近人遠此刺女**東門之栗有踐家室****傳**不待禮故知以禮爲遠迤

栗行上栗也踐淺也**傳**云栗而在淺家室之內言易

竊取栗人所啗食而甘者故女以自喻也○行上竝

也左傳云斬行栗啗徒覽反本**豈不爾思子不我卽**

又作啖亦作啖竝同者常志反**傳**卽就也云我豈不思望女乎女不就迎我而俱

去耳**傳**東門至我卽○毛以爲東門之外有栗樹生

於路上無人守護其欲取之則爲易有物在淺室家之內雖在淺室有主守之其欲取之則難以興爲婚者得禮則易不得禮則難昏姻之際不可無

毛詩疏 卷之百六

禮故貞女謂男子云我豈不於汝思爲室家乎但子不以禮就我我無由從子貞女之行非禮不動今鄭國之女何以不待禮而奔乎故刺之。鄭以爲女呼男迎已之辭言東門之外栗樹有淺陋家室之內生之栗在淺家易可竊取喻已在父母之家亦易竊取正以栗爲典者栗有美味人所啗食而甘之言已有美色亦男所親愛而悅之故女以自喻女又謂男曰我豈可不於汝思望之乎誠思汝矣但子不於我來就迎之故我無由得往耳女當待禮從男今欲男就迎即去故刺之。栗行至踐淺。正義曰傳以栗在東門之外不處園圃之間則是表道樹也故云栗行上栗行謂道也襄九年左傳云趙武魏絳斬行栗杜預云行栗表道樹踐淺釋言文此經傳無明解準上章亦宜以難易爲喻故同上爲說也

東門之墀二章章四句

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



風雨淒淒雞鳴喈喈傳興也風且雨淒淒然雞猶守時

而鳴喈喈然變云興者喻君子雖居亂世不變改其

節度變既見君子云胡不夷傳胡何夷說也

變云思而見之云何而心不說說音風雨至不

悅說音風雨至不悅說音風雨至不悅說音

曰言風而且雨寒涼淒淒然雞以守時而鳴音聲喈

喈然此雞雖逢風雨不變其鳴喻君子雖居亂世不

改其節今日時世無復有此人若既得見此不改其

度之君子云何而得不悅言其必大悅也。風且至喈喈然。正義曰四月云秋自淒淒寒涼之意言雨氣寒也三章瀟瀟謂雨下急疾瀟瀟然與淒淒意異故下傳云瀟瀟暴疾喈喈膠膠則俱是鳴辭故云猶喈喈也。胡何夷說。正義曰胡之爲何書傳通訓夷悅釋言文風雨瀟瀟雞鳴膠膠傳瀟瀟暴疾定本無胡何二字

也膠膠猶喈喈也

○滿音蕭 膠音交

既見君子云胡不瘳

瘳愈也

○瘳勑 雷反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

○晦昏也

○云

已止也雞不為如晦而止不鳴

○不為 于偽反

既見君子云

胡不喜

風雨三章章四句

子衿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修焉

○鄭國謂學

為校言可以校正道藝

○衿音金本亦作襟徐音 琴世亂本或以世字在下

者誤校力孝反注及下注同左傳云鄭人

○疏

遊於鄉校是也公孫弘云夏曰校沈音教
章四句至不修焉
○正義曰鄭國衰亂不修學校 學者分散或去或留故陳其雷者恨責去者之辭



以刺學校之廢也經三章皆陳雷者責去者之辭

也定本云刺學廢也無校字
○鄭國至道藝

正義曰襄三十一年左傳云鄭人游於鄉校然明

謂子產毀鄉校是鄭國謂學為校校是學之別名

故序連言之又稱其名校之意言於其中可以校

正道藝故稱校也此序非鄭人言之箋見左傳有

鄭人稱校之言故引以為證耳非謂鄭國獨稱校

也漢書公孫弘奏云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

殷曰庠周曰序是古亦名學為校也禮人君立大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青衿青領也學子之所服

○云

學子而俱在學校之中已雷彼去故隨而思之耳禮

父母在衣純以青
○青如字學子以青為衣領緣衿 也或作菁音非純章允反又之閏

反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嗣習也古者教以詩樂

誦之歌之絃之舞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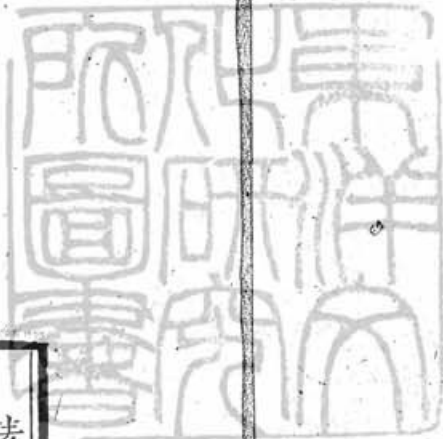
云嗣續也女會不傳聲問我

以恩責其忘已

會不寄問也傳聲直專反

至嗣

音。毛以為鄭國學校不修學人散去其畱者思之言青青之色者是彼學子之衣衿也此青衿之子棄學而去悠悠乎我心思而不見又從而責之縱使我



也衿領一物色雖一青而重言青青者古人之復言也下言青青子佩正謂青組綬耳都人士狐裘黃黃謂裘色黃耳非有二事而重文也箋云父母在衣純以青是山所思之人父母在故言青衿若無父母則素衿深衣云具父母衣純以青孤子衣純以素是無父母者用素。嗣習至舞之。正義曰所以責其不習者古者教學子以詩樂誦之謂背文閣誦之歌之謂引聲長詠之絃之謂以琴瑟播之舞之謂以手足舞之學樂學詩皆是音聲之事故責其不來習音王制云樂正崇四術立四教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文王世子云春誦夏絃太師詔之注云誦謂歌樂也絃謂以絲播詩是學詩學樂皆弦誦歌舞之。嗣續至忘已。正義曰箋以下章云子寧不來責其不來見已不言來者有所學則此云不嗣音不宜為習樂故易傳言畱者責去者子曾不傳續音聲存問我以恩責其忘已言與彼有恩故責其斷絕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

佩玉也士佩瑀珉而青組

綬。瑀本又作瑗如堯反珉

縱我不往子寧不來

不來者言不一來也

疏曰玉藻云古之君子必佩玉

君子於玉比德焉故知子佩為佩玉也禮不佩青玉而云青青子佩者佩玉以組綬帶之士佩瑤珉而青組綬故云青青謂組綬也案玉藻士佩瑤珉而緼組綬此云青組綬者蓋毛讀禮記作青字其本與鄭異也學子非士而傳以士言之以學子得依士禮故也

○**傳**不來者言不一來。正義曰準上傳則毛意以為責其不一來習業鄭雖

挑兮達兮在城闕兮 **傳**挑

無箋當謂不來見已耳

達往來相見貌乘城而見闕 **箋**云國亂人廢學業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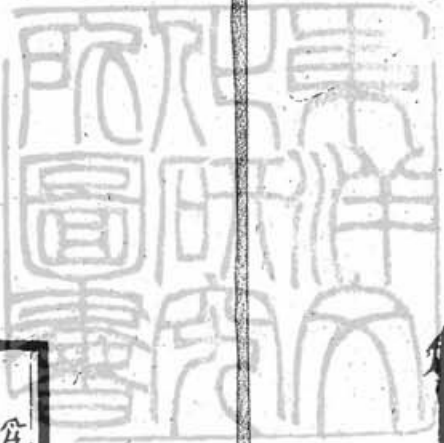
好登高見於城闕以候望為樂 **○**挑他羔反又勅彫

反說文云達不相遇 **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傳**言禮樂

也好呼報反樂音洛 **箋**云君子之學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不可一日而廢 **疏**挑兮至月

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故思之甚 **疏**挑兮至月



為學人廢業候望為樂故畱者責之云汝何故棄學而去挑兮達兮往來在城之闕兮禮樂之道不學則廢一日不見此禮樂則如三月不見兮何為廢學而遊觀。鄭以下二句為異言一日不與汝相見如三月不見兮言已息之甚也。○**傳**挑達至見闕

○正義曰城闕雖非居止之處明其乍往乍來故知挑達為往來貌釋宮云觀謂之闕孫炎曰宮門雙闕舊章懸焉使民觀之因謂之觀如爾雅之文則闕是人君宮門非城之所有且宮門觀闕不宜乘之候望此言在城闕兮謂城之上別有高闕非宮闕也乘城見於闕者乘猶登也故箋申之登高見於城闕以候望為樂。○**傳**君子至之甚。○正義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論語文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學記文由其須友以如此故思之甚

子衿三章章四句

揚之水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

亡而作是詩也

疏

揚之水二章章六句至是詩。正義曰經二章皆閔忽無臣之

辭忠臣良士一也言其事君則為忠臣指其德行則為良士所從言之異耳終以死亡謂忽為其臣高渠彌所弒也作詩之時忽實未死序以由無忠臣意以此死故閔之有女同車序云卒以無大國之助至於見逐意亦與此同

揚之水不流東楚

傳

揚激揚也激揚之水可謂不能流

漂東楚乎

箋

云激揚之水喻忽政教亂促不流東楚

言其政不行於臣下

漂匹 妙反

終鮮兄弟維予與女

箋

云鮮寡也忽兄弟爭國親戚相疑後竟寡於兄弟之恩獨我與女有耳作此詩者同姓臣也。鮮急淺反注下同無

信人之言人實廷女

傳

廷誰也

廷求狂反徐文居望反誰九况反

疏

揚之水至廷女。毛以為激揚之水可謂不能流漂一束之楚乎言能流漂之以與忠臣良士豈不能誅除逆亂之臣乎言能誅除之今忽既不能誅除逆亂又復兄弟爭國親戚相疑終竟寡於兄弟之恩唯我與汝二人而已忽既無賢臣多被欺誑故又誡之汝無信他人之言彼他人之言實欺誑於汝臣皆誰之將至亡滅故閔之鄭唯上三句別義具箋。激揚至臣下。正義曰箋言激揚之水是水之迅疾言不流東楚實不能流故以喻忽政教亂促不行臣下由政令不行於臣下故無忠臣良士與之同心與下勢相連接同為閔無臣之事毛與雖不揚之水不流東明以王及唐揚之水皆與故為此解

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

傳

二人同心也

箋

云二人者

我身與女忽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

揚之水二章章六句

出其東門閔亂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民

人思保其室家焉

公子五爭者謂突再也忽子

臧子儀各一也

○爭爭鬪之爭注同臧亡匪反又音尾莊公子

出其東門二章

章六句至室家焉。正義曰作出其東門詩者閔亂也以忽立之後公子五度爭國兵革不得休息下民窮困男女相棄民人迫於兵革室家相離思得保其室家也兵謂弓矢干戈之屬革謂甲冑之屬以皮革為之保者安守之義男以女為室女以男為家若散則通民人分散乖離故思得保有室家正謂保有其妻以妻為室家經二章皆陳男思保妻之辭是思保室家也其公子五爭兵革不息敘其相棄之由於經無所當也俗本云五公子爭誤也。公子至各一。正義曰桓十一年左傳



云祭仲為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未雍氏女于鄭莊公生厲公故宋人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秋九月昭公奔衛已亥厲公立是一爭也十五年傳曰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雍姬知之以告祭仲祭仲殺雍糾厲公出奔蔡六月乙亥鄭世子忽復歸于鄭是二爭也十七年傳曰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為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懼其殺已也弑昭公而立公子亶是三爭也十八年傳曰齊侯師于首止子亶會之高渠彌相七月齊人殺子亶而輟高渠彌祭仲逆鄭子于陳而立之服虔云鄭子昭公弟子儀也是四爭也莊十四年傳曰鄭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獲傅瑕傅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舍之六月傅瑕殺鄭子而納厲公是五爭也忽亦再為鄭君前以太子嗣立不為爭篡故唯數後為五爭也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

如雲衆多也

云有女謂諸見

棄者也如雲者如其從風東西南北心無有定雖則

如雲匪我思存傳思不存乎相救急受云匪非也此

如雲者皆非我思所存也○思如字注及下皆同沈

反編衣綦巾聊樂我員傳編衣白色男服也綦巾蒼

艾色女服也願室家得相樂也受云編衣綦巾所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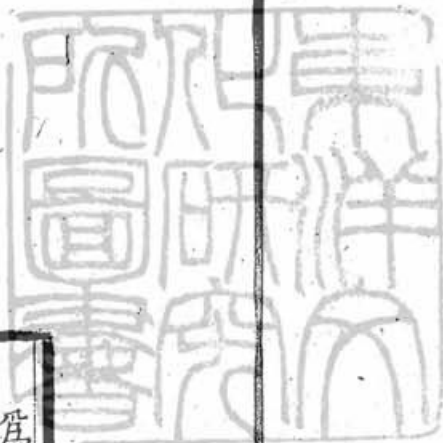
作者之妻服也時亦棄之迫兵革之難不能相畜心

不恐絕故言且留樂我員此思保其室家窮困不得

有其妻而以衣巾言之思不忍斥之綦綦文也○編

反又古報反綦巨基反樂音洛注竝同一音岳或云

箋畱樂又音岳員音云本亦作云韓詩作魂魂祚也



為于偽反疏出其至我員。毛以為鄭國民人不能

難乃旦反疏保其室家男女相棄故詩人閔之言我

出其鄭城東門之外有女被棄者衆多如雲然女既

被棄莫不困苦詩人閔之無可奈何言雖則衆多如

雲非我思慮所能存救以其衆多不可救拯唯願使

昔日夫妻更自相得故言彼服編衣之男子服綦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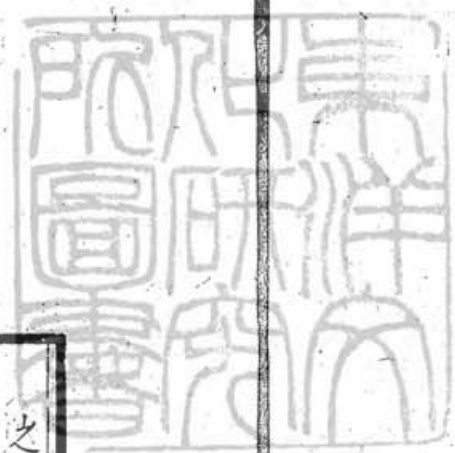
之女人是舊時夫妻願其還自配合則可以樂我心

云耳詩人閔其相棄故願其相得則樂云員古今字

助句辭也。鄭以為國人迫於兵革男女相棄心不

忍絕春戀不已詩人述其意而陳其辭也言鄭國之

思不得存乎相救急。○**圖**編衣至相樂。○正義曰廣雅云編細繒也戰國策云強弩之餘不能穿魯編然則編是薄繒不染故色白也顧命云四人綦弁注云青黑白綦說文云綦蒼艾色也然則綦者青色之小別顧命為弁色故以為青黑此為衣巾故為蒼艾色蒼即青也艾謂青而微白為艾草之色也知編衣男服綦巾女服者以作者既言非我思存故願其自相配合故知一衣一巾有男有女先男後女文之次也傳以聊為願故云願室家得相樂室家即編衣綦巾之男女也。○**箋**編衣至綦文。○正義曰箋以序稱民人思保其室家言夫思保妻也經稱有女如雲是男言有女也經序皆據男為文則編衣綦巾是男之所言不得分為男女二服衣巾既共為女服則此章所言皆是夫自言妻非他人言之故首尾皆易傳則詩人為詩雖舉一國之事但其辭有為而發故言編衣綦巾所為作者之妻服也已謂詩人自己既相棄又願且畱自心不忍絕也訓聊為且故言且畱可以樂我云也箋亦以綦為青色但綦是文章之色非染繒



之色故云綦綦文謂巾上為此蒼文非全用蒼色為巾也

出其闔閭有女如荼**傳**

闔曲城也闔城臺也茶英茶也言皆喪服也

箋云闔

讀當如彼都人士之都謂國外曲城之中市里也茶

茅秀物之輕者飛行無常

○闔音因闔鄭郭音都孫炎云積土如水渚所以望

氣祥也徐止奢反又音蛇茶音徒秀本或作莠音同劉昌宗周禮音莠音酉

雖則如荼匪

我思且**箋**

云匪我思且猶非我思存也

○且音祖爾雅云存也舊

子徐

縞衣茹蘆聊可與娛**傳**

茹蘆茅蒐之染女服也

娛樂也

箋

云茅蒐染巾也聊可與娛且可畱與我為

樂心欲畱之言也

○娛本亦作虞

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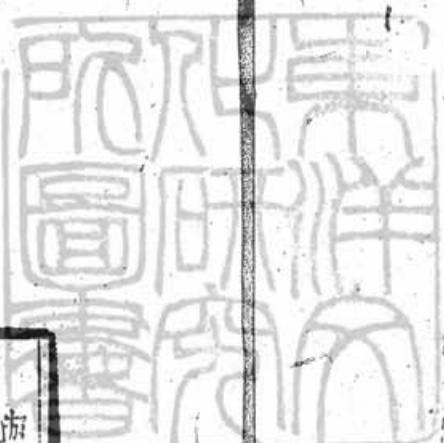
出其至與娛。毛以為詩人言我出其鄭國曲

城門臺之外見有女被棄者衆多皆著喪服色白如
荼然雖則衆多如荼非我思所存救以其衆多不可
救恤惟願昔日夫妻更自相得彼服縞衣之男子服
茹蘆之女人是其舊夫妻也願其還得配合可令相
與娛樂閔其相棄故願其相樂○鄭以爲國人有棄
其妻者自言出其曲城都邑市里之外見有女被棄
者如荼飛揚無所常定此女被棄心亦無定如荼然
此女雖則如荼非是我之所思以非已妻故不思之
其中有著縞素之衣茹蘆染巾者是我之妻今亦絕
去且得少時留住可與之娛樂也情深如此而不能
相畜故閔之○**闔**闔曲至喪服○正義曰上言出其
東門此文亦言出其闔闔字皆從門則知亦是人所
從出之處釋宮云闔謂之臺是闔爲臺也出謂出城
則闔是城上之臺謂當門臺也闔既是城之門臺則
知闔是門外之城即今之門外曲城是也故云闔曲
城闔城臺說文云闔闔城曲重門謂闔爲曲城釋草
有荼苦菜又有荼萎葉邶風誰謂荼苦即苦菜也周
頌以薺荼蓼即委葉也鄭於地官掌茶注及既夕注

與此箋皆云茶茅秀然則此言如茶乃是茅草秀出
之穗非彼二種茶草也言茶莢茶者六月云白旆央
央是白貌茅之秀者其穗色白言女皆喪服色如茶
然吳語說吳王夫差於黃池之會陳兵以脅晉萬人
爲方陳皆白常白旆素甲白羽之矜望之如茶韋昭
云茶茅秀亦以白色爲如茶與此傳意同女見棄所
以喪服者王肅云見棄又遭兵革之禍故皆喪服也
○**闔**闔讀至無常○正義曰以爾雅謂臺爲闔不在
城門之上此言出其不得爲出臺之中故轉爲彼都
人士之都都者人所聚會之處故知謂國外曲城中
之市里也以詩說女服言綦中茹蘆則非盡喪服不
得爲其色如茶故易傳以荼飛行無常與上章相類
爲義

出其東門二章章六句

野有蔓草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男



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不期而會謂不相與期

而自俱會音萬**疏**野有蔓草二章章六句至會焉正義曰作野有蔓草詩者言

思得逢遇男女合會之時由君之恩德潤澤不流

及於下又征伐不休國內之民皆窮困於兵革之

事男女失其時節不得早相配耦思得不與期約

而相會遇焉是下民窮困之至故述其事以刺時

也男女失時謂失年盛之時非謂昏之時月也毛

以謂君之潤澤不下流下章首二句是也思不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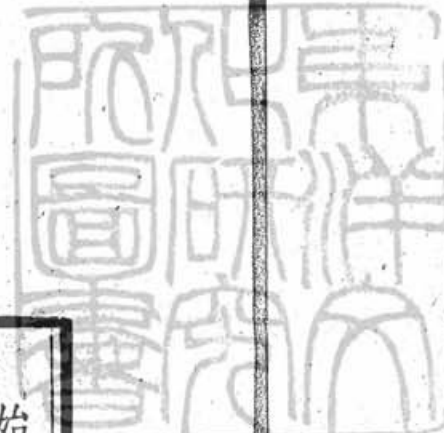
而會下四句是也鄭以經皆是思不期而會之辭

言君之潤澤不流下敘男女失時之意於經無所

當也

野有蔓草零露漙漙漙漙**傳**興也野四郊之外蔓延也漙漙

然盛多也云零落也蔓草而有露謂仲春之時草



始生霜為露也周禮仲春之月令會男女之無夫家

者溥本亦作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

願兮清揚眉目之間婉然美也邂逅不期而會適

其時願婉於阮反避戶懈反**疏**野有至願兮毛

蔓延之草草之所以能延蔓者由天有隕落之露漙

漙然霑潤之今以興民所以得蕃息者由君有恩澤

之化養育之今君之恩澤不流於下男女失時不

得婚娶故於時之民乃思得有美好之一人其清揚

眉目之間婉然而美兮不設期約邂逅得與相遇適

我心之所願兮由不得早婚故思相逢遇是君政使

君澤也。○零落至夫家。○正義曰靈作零字故爲落也。仲春秋俱是晝夜等溫涼中九月霜始降仲秋仍有露則知正月猶有霜二月始有露故云蔓草生而有露謂仲春時也。所引周禮地官媒氏有其事取其意不全取文與彼小異。鄭以仲春爲媒月故引以證此爲記時言民息此時而會者爲此時是婚月也。故野有蔓草零露漙漙。漙漙盛貌。○徐又乃剛反。有

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偕臧。臧善也。

野有蔓草三章章六句

溱洧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莫之能

救焉。救猶止也。亂者士與女合會溱洧之上。○溱洧側中反。下于軌反。說文溱洧作溱洧。云溱水出鄭溱水出桂陽也。



溱與洧方渙渙兮。溱洧鄭兩水名渙渙盛也。○云仲

春之時水以釋水則渙渙然。○渙呼亂反。韓詩作洧。洧音丸。說文作汎汎音

反。父弓。士與女方秉蘭兮。蘭蘭也。○云男女相棄各

無匹偶感春氣竝出託采芬香之草而爲淫泆之行。○蘭古顏反。字從草韓詩云蓮也。若作

竹下是簡策之字耳。泆音逸。行下孟反。女曰觀乎士

曰既且。云女曰觀乎欲與士觀於寬間之處既已

也。士曰已觀矣未從之也。○且音祖。往也。徐子胥反。下章放此間音閑處昌慮

反。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訐且樂。訐大也。○云洵信

也。女情急故勸男使往觀於洧之外言其土地信寬

大又樂也於是男則往也。洵息旬反韓詩作恂許况于反韓詩作盱云恂盱

樂貌也樂音洛注下同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傳勺

藥香草變云伊因也士與女往觀因相與戲謔行夫

婦之事其別則送女以勺藥結恩情也疏漆與洧至

義曰鄭國淫風大行述其為淫之事言漆水與洧水

春冰既泮方欲渙渙然流盛今於此之時有士與女

於山野共為淫泆士既與女相見女謂士曰觀於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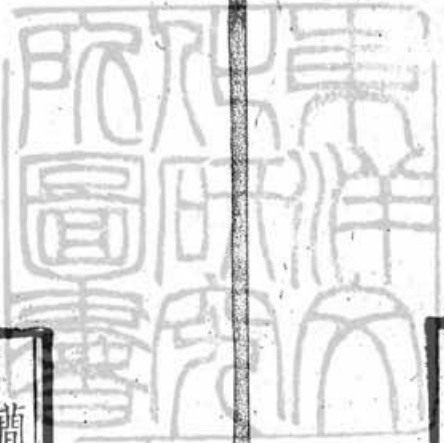
間之處乎意願與男俱行士曰已觀乎止其欲觀之

事未從女言女情急又勸男云且復更往觀乎我聞

維士與女因即其相與戲謔行夫婦之事及其別也

上愛此女贈送之以勺藥之草結其恩情以為信約

男女當以禮相配今淫泆如是故陳之以刺亂傳



蘭蘭。正義曰陸璣疏云蘭即蘭香草也春秋傳曰

刈蘭而卒楚辭云紉秋蘭孔子云蘭當為王者香草

皆是也其莖葉似藥草澤蘭廣而長節節中赤高四

五尺漢諸池苑及許昌宮中皆種之可著粉中藏衣

著書中辟白魚傳評大。正義曰釋詁文。洵

信至則往。正義曰洵信釋詁文以士曰既且是男

答女也且往觀乎與上女曰觀乎文勢相副故以女

勸男辭言其寬且樂於是男則往也下句是男往之

事。勺藥香草。正義曰陸璣疏云今藥草勺藥

無香氣非是也未審今何草。伊因。正義曰因

觀寬間遂為戲謔

故以伊為因也

漆與洧瀏其清矣傳瀏深貌。音雷

說文流清

也力尤反

士與女殷其盈矣傳殷眾也女曰觀乎士

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

將謔贈之以勺藥變云將大也

溱洧二章章十二句

鄭國二十一篇五十三章二百八十三句

毛詩註疏卷第四

四之四

毛詩註疏卷第四 四之四

毛詩註疏卷第五

五之一

毛詩註疏卷第五 五之一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國風

齊雞鳴詒訓傳第八

陸曰齊者太師呂望所封之國也其地少昊爽鳩氏之墟在禹

貢青州岱嶺之陰濰淄之野都營丘是也

齊譜

齊者古少皞之世爽鳩氏之墟也正義曰昭二

十年左傳云齊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如何晏子對曰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荊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薄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之所願也以爽鳩始居齊地故云爽鳩氏之墟舉其始居者略季荊薄姑之時不言之也

毛詩疏

卷五之一

及古周

